



事類賦

良

卷八地部三

井

冰

火

良

卷九寶貨部一

金

玉

珠

卷十寶貨部二

錦

絲

錢

卷十一樂部

歌

舞

琴

笛

鼓

事類賦卷之八

宋博士渤海

吳叔撰註

地部第三

井 冰 火

井

井之時義大矣哉若乃素更寒漿

古詩曰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綆

漿汲寒冬溫夏涼

風上記曰靈井也謂方外嘗聞於玉檻

山海經注云崑崙墟在西北帝之檻園中乍識於銀牀

下都高萬仞面有九井以玉為檻

見挈壺舉徵宮之職周禮曰挈壺氏掌壺水以令軍

知之士衆亭長託新室之祥漢書郡臨淄縣亭長辛當

數夢人謂曰吾天使也攝皇帝當為真即不信我此
 亭中當有新井亭長起視亭中安黨鮑陸家多凶喪淳
 則有鮑陸懸鞭于智卜之曰君安宅不利爾可徑至
 市門當年當暴得人賣新馬鞭者便就買還懸之舍東
 樹三年當有一人財陸承言詣市得馬鞭懸之舍東
 井中既得錢數十萬於是陳遵投轄轄每飲賓客取轄酒
 業用既展家亦無恙是陳遵投轄轄每飲賓客取轄酒
 終不得雖有急雖云取而無損李尤井銘曰多取憲若不
 邪斯傾何有亦以甘而先竭莊子曰直木先鴻臚初得於
 丹砂抱朴子曰余家世壽疑其井水殊赤為臨沅令云此
 右得古鴻臚名玄虞舜方趨於旁穴舜史記曰與象使
 數十斛填井舜爾其伯益既作而龍登玄雲神棲崑
 為穴旁出也舜爾其伯益既作而龍登玄雲神棲崑
 去崑注龍恐害故登雲神農已生有荆一穴傳云神農所
 農地有九井自穿神象存改邑注以不改邑不為德井義見
 生既育九井自穿神象存改邑注以不改邑不為德井義見

贏瓶 綱曰贏其至亦味憂彼夷竈陵伯州犁侍于王後
 王望晉師曰甚焉且塵上矣何隘哉望星井中視星
 也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見鄭軍嘗見於木刊
 所見不出過數星自丘上望則見鄭軍嘗見於木刊
 其始出也非明益也勢使然也見鄭軍嘗見於木刊
 左傳楚及陳師伐鄭晉世曾聞於龍見武庫井中龍見
 當陳隨者井堙木刊晉世曾聞於龍見武庫井中龍見
 帝親視有喜色百官皆或以笑子陽之小隄器使馬
 賀而劉毅獨有異議皆或以笑子陽之小隄器使馬

生而往觀盛陳陞衛以蜀援與述有舊以孫不吐甫走迎國
 士乃脩井底還謂器或以救魏騰之譴繪策功曹魏曰
 騰以新造意見謹將殺之夫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曰
 日汝新造意見謹將殺之夫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曰
 殺之則人明此井中策汝大驚遽出騰之若乃易象之言
 及當先投此井中策汝大驚遽出騰之若乃易象之言
 勿幕 綱曰其有六井收勿幕有字勿幕仲尼之稱有
 仁論也子曰宰我問曰逝也者雖可告之曰可欺也人馬其從
 仁論也子曰宰我問曰逝也者雖可告之曰可欺也人馬其從

也踈勒耿恭之拜灑水賦灑靈梁朝郗后之神

祖見形并性妬忌及終化為龍入後宮井中通夢于帝

或說帝終不立后祠獲羊既駭於季子

龍岡象土之使怪問仲尼對曰韓詩外傳曰魯哀公穿井

得土之精為懼羊子聞之必土殺羊視之果然為得人

方驚於宋君常一氏春秋外及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

對曰一人聞於宋君非得一人於問之也則有獲灌嬰之

銘得陽記曰溢城灌銘所築孫權所開城自標井地

為已瑞井甚深大為應中風浪此井動以解鮑照之

謎鮑照井謎曰八也五八四飛泉仰井流解云或能興於

霧電陳留風俗記曰雍丘縣夏或潛祛於疫癘列仙

傳曰蘇軾啓母曰有賓來會無恙賣此水過於供養今

飲牛見淳于之德陳兒飲牛恭惡不爭多置器在門所

上設器聞管寧之義高士錯雜爭井喧鬧寧患之乃

多買器分井之飲明義之甘見夏賦冷則飲望甄官之

氣甄官井上孫堅討董卓入洛屯軍城南望見太極則

鞭轡博山盧戴交龍負山於井又有金獅子在井下

九龍則蟾蜍含水魏略曰蟾蜍含九龍鱗前為別有鹽

煎天水十六國春秋曰隴上少鹽唯天火熾臨叩見

賦臨叩或視之而生子後漢書曰東沃沮者老說海

或穿之而得銅儉錢賦麗可以汲馬叶彼九三之象

易井卦曰九三井渫不飲為我鑿而飲也寧知堯舜

之功逸士傳曰堯時有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

我至其北斗狗吠幽明錄曰王姥至暮復蘇云龍見一年

老嫗挾將飛見北斗君有狗如獅子東箱龍出涼州

大容氏咸寧二年夜見其鱗甲足跡尚有濕處華林甃玉

水經注曰華林園中有古井悉以陵雲投石與朱超石

曰陵雲臺上有奇井望之幽訪金墉之古製水經注

然以雲臺上擲之久而方聞聲訪金墉之古製

大城內有小城環帶金墉有窺江陵之潛室荆江州記

許中有一天井臺東臨天井周二里鬱林有司命之名

廣州名曰鬱林郡有豫章有洪涯之迹豫章記曰獻

飛流懸注其深無底嘗聞弗鑿而自成者弗鑿而成

豈可為田而見塞淮南子曰解門以為新塞井以抱

壅既說於漢陰莊子曰子貢過漢陰見一丈夫方將

百畦用力寡於此後重前輕汲水若抽者曰桔槔日浸

中有機心機心所存乎胸灌韭亦聞於鄧析說苑曰衛有

為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桔槔終日溉韭百區不倦

見華山之鳥巢而黑色見則大水井不可窺窺者

盈歲恠北宮之水溢漢書曰成帝北試葛氏之鷄毛

葛洪方曰深井多有毒氣五四月五日可以鷄毛得於陵

之螯實孟荀子曰陳仲子居於陵井上有李螯食亦聞

哭茲茅經左傳曰楚子伐蕭蕭大夫還無社與楚申

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列彼寒泉寒泉井列或

著法以投酒釜茅君內傳曰清酒五斛於流水中無流

井中即於或騁術而飛錢見錢賦呼注已而究彼無禽易曰

井泥無禽考茲射鮒鮒易曰井谷射月支之涌酒泉漢書

井水武帝立酒泉郡名有少室之傳雲母嵩高山記曰

雲母每見畫休莊子曰培井之畫謂海之鼈曰跳梁

能若嘗規雀乳井傳中居不附龍鳳嘗畏蛇與蟲或說

銅人之掩泉南康記曰雲都盤山其峯有井大銅

人每以或謂金人之持杵荆州記曰衡陽溢陽百縣有

深者不測相傳有金人以杵訝僵李之摧殘古詩曰

井上李樹桃傍蟲來見雙桐之繁茂魏明帝猛虎

食桃根李樹代桃僵泉斯金井之為功不能悉數

浸其根玄雲潤其柯泉斯金井之為功不能悉數

易曰履霜始凝馴致其道而至於堅冰易曰履霜堅

馴致其道也爾其納於凌陰毛詩七月曰三陰出于朝覲

左傳曰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

出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

棘矢以除其災注十一月日在冲中以鑿觀峨峨斯

虛危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冲中以鑿觀峨峨斯

積楚辭曰魂兮歸來北方不可洞清徹於玉壺鮑照

直如朱絲繩想肌膚於姑射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

清如玉壺冰想肌膚於姑射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

約子若夫得東風而自解禮記曰立春之當北陸而

斯藏朝覲注出于王祥求魚而自臥晉書曰王祥事後

鯉魚祥遂脫衣叩冰子馮闕地而為牀左傳曰楚子

冰開有雙鯉躍出暑闕地而為牀左傳曰楚子

令尹遂以疾辭方暑闕地而為牀左傳曰楚子

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

六尺積胡貉之地漢書晁錯曰胡貉之五斛給

汝南之喪

八王故事曰汝南室在宣陽之側陸機曰

水室在宣陽門內天子用賜王公衆官

井鑿雲臺之傍

特去經日以六月猶堅

至其梓慎曾占

左傳曰春無冰梓慎

陰也

凌人是掌

周禮曰凌人掌冰祭祀供冰懷疑

每見於狐聽

述水征記曰狐聽水行應候則聞於魚上

立春後十日

自立冬而始結

及仲冬而益壯禮曰孟冬

水地始凍仲冬

想慕容之涉海自叶威靈

晉書曰慕容

日正月十三日躬征郭遠假陛下天地之餘威將

中之渡河俄聞敗喪

九按遂潰爾乃不礮自朗而聖寒冰不礮而胡向日

賊衆遂潰爾乃不礮自朗而聖寒冰不礮而胡向日

方燃

博向日艾承其影則有火以遇勁風而自合

北土涉寒下雨勁風鼓之不當白日而難全魏子曰

得流便水合便厚數尺之王充一尺之說燠論衡曰

水當白日不藪毛遇猛火也

尺一鑊水終日不熱也倚一東門五寸之言晏公伐

魯得東門無澤問曰魯年穀何如對曰陰不疑陽水

請禮魯庚儵之賦寒井城有冰井方夏之月乃携反

生登而遊從仿徨井賦馬彪之詠長川烈烈玄鵬詩曰

凄其以寒乃作寒井賦馬彪之詠長川烈烈玄鵬詩曰

粲粲繁霜凝勁風迴驗以一瓶之論淮南子曰歲時

將暮觀瓶中之水而知天誦茲七月之篇凌陰注于

至夫斲彼積雪

於水而寒思讎而常以在抱

大負重而那勝見履奔折而去轡履冰而御民若乘既泮

而男女始合風俗通曰周禮媒氏因是乎合男將釋

而農桑並起家語曰霜降而農桑起婚禮殺馬行井怪琅

邪之寒續漢書曰靈帝元和六年冬大寒北河訝濤

沱之異東觀漢記曰光武自邯鄲避王郎兵南至豐

布上令王霸前視之實然霸念還言驚眾且白曰水

堅可渡上大笑曰果妄言也比至河水已合上乃渡

未畢數車雖非登廟之寶廟之寶集曰薄冰凝非

之飾心將採素璧於實作羣臣之賜周禮凌賜人夏頒

開於春仲方祭韭而獻羔詩曰四謂開冰也獻祠以

司寒必挑弧而棘矢見上出朝覲注

火之於人也尊而不親禮記出內既觀於天象內左音

傳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

味為鶉火心為大火又周禮司燿掌火之政令季春

秋納火民咸從之季內外亦見於家人易曰風自火出

明而外司烜效官則取之陽燧周禮曰秋官司烜掌

莊周著論或言其指薪莊子曰指窮為薪而火傳也前

爾其觀彼熒臺郡國志曰連渾府遙火山西有火井

草爨之則烟騰取之然石拾遺記曰秦始皇世有宛

火發故名熒臺取之然石渠之民乘蠡舟汎黑水而宛

至於雍部始皇與之語及天所九萬里之日如親見

又曰臣之國去咸池日夜之晝則天豁然中開闢數

照以萬歲為晝萬歲為夜其晝則天豁然中開闢數

百丈萬歲還合則為一日也夜則天豁然中開闢數

此石出於然山其土如粟輝耀一室明既不戢而自焚

被管仲於齊境夷吾寡人之讎也願生得之魯君許

桓公乃使膠其目置之匣中以燿火齊境隨王莽於宣室

曰漢兵圍王莽何不出少年房朱張魚等燒作室前呼

火輒若夫牧童之燒秦塚三輔黃圖曰秦始皇葬驪

中牧然放羊而墮羊塚藏項羽之屠咸陽漢書曰項羽西

月不絕炎州照灼毛長二三寸績之可為火獸浣布上

郡熒煌郡沙中注曰宣帝地節元上不熱當畚揭以為備

左傳曰宋災樂喜為司城火所未豈瓘竿之能禳

曰禪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非我瓘

胡母之得子博下鄧粲晉紀曰胡母輔之過河南尹門

歎曰卒也惟不及因吾事安能為尹以為功曹與語孫登之

訓嵇康晉書曰嵇康從孫登遊三年將別登曰子識

在乎得新所以保其不用其才在於識真所以全其年

今世子多才寡識難乎免於今至於岵山白首曰海經

之世多鳥馬其狀如鴉而赤身白符愚赤喙符愚之山

首名曰鳥鵲其狀如鴉而赤身白居符愚赤喙符愚之山

有赤冢可以衛火如翠伏鄭玄之先識鄭玄別傳曰玄

大風起詣縣曰其時當有火災嘉韓康之幼惠曰晉書

宜廣設禁備火果起而禪伯曰不復須母問其故對曰

康家貧年數歲天寒母為作襦伯曰不復須母問其故對曰

日且着襦尋當作復禪伯曰不復須母問其故對曰

今既着襦下亦當暖祖瑩蔽窓而服勤瑩後魏書曰祖

書繼夜衣被蔽恐其成疾禁之後然所覺管寧望島而來

至傳子曰管寧嘗從海遇暴風餘船皆沒莫知所適

神光驚此浣布照灼注炎洲戒茲燎原于原弗可嚮邇

其猶可或蕭芝共弊淮南子曰順風縱火或玉石俱

焚書彰孝感於君仲汝南先賢傳曰蔡君仲母終泣

東家何施至化於劉昆陳留者舊傳曰劉昆為江陵

而雨或以散陶安之治也仙傳曰陶安公六散上紫

七月衝天須史朱雀土治上曰安安公騎之東南而上或

以燒子布之門吳志曰張昭字子布孫權以公孫淵

又昭諫權不從昭忿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

權更閉戶過其門呼滅昭辭病篤權數慰謝昭固不起

載宮則有伊尹九變呂氏春秋百伊尹說湯五甯生

五色陶列仙傳曰甯封子黃帝越王握之而報吳賦思

在離而常以仙翁吐之而待客葛仙翁別傳曰公與客

然從貧不能出瀕火請作室客皆滅衣赫嘉叔度之不

禁屋狹觀百姓日夜作以供衣食又禁火郡太守成地迫

廉叔度來何暮不夜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笑阿

奴之下策晉書周顛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顛曰君才

顛神色無忤徐策阿宋姬毫社之妖左傳曰鳥鳴於

甲午宋災伯姬卒待闕伯商丘之職左傳唐虞之火

祀大故而火紀時馬相因彼錯木河圖曰伏羲生於

積油博物志曰積油萬石則自然生日已出而宜息

莊子曰堯讓位於其光也由曰日月出金相守而斯

矣而子燔火不與火相流則觀炎炎於燧木拾遺記曰

流莊子曰木與火相流則觀炎炎於燧木燧明國不

識四時晝夜有聖人感焉因取小枝以鑽火號燧人

氏指赫赫於蕭丘抱朴子曰南海蕭丘上純生一種木

雖為火所著但小焦黑人之或不得以至其雨裏常燃海山

經注曰火山國雖經霖雨火浣布口中忽吐厭火國

首獸身火類既就燥濕火就燥味惟作苦書曰火上

苦智伯曾言於入夢乃出奔秦又夢火見於南方

楚奔曾子每聞於不舉不舉子魯子居衛三日亦有

炎山之草木二月中火記曰南方有炎山四月生火至

為薪然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也取此木以瞻夢澤之

雲霓野戰國策曰楚王游雲霓憶田單之縱牛燕史記曰

兵於角結乃收城中牛千頭為繒衣畫以五色龍文束

之輻燕師大壯士擊思江道之放雞迫晉書曰殷浩北伐江

驅以長繩連脚皆繫火一時佛圖魯說於救燕晉書曰

嘗與石季龍升中臺澄忽驚曰變幽州當火災乃

取酒巽之門起而笑白救已得矣季龍遣驗幽州云通

來日驟雨滅之兩頗有酒氣郭憲嘗聞於巽齊先汝南

傳曰郭憲從南郊舍酒東北三巽樊英之神寧測樊

云齊失火以厭之後齊果上火事樊英之神寧測樊

別傳曰英隱於苑山嘗有水西向風從之後有客從蜀來

曰成成都市火甚盛因舍水西向風從之後有客從蜀來

從東起有火甚盛因舍水西向風從之後有客從蜀來

書正會得酒西南巽云成都失則有驚武庫之焚蕩

固守然武庫之火張華懼之此變作列兵訝圓淵之照

灼拾遺記曰岱山有圓淵千里孟夏月水常騰沸以

火或涉之而不知山藉務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自

事類賦卷八

九

其物而曰奚物而為石或處之而自若博物志曰魏明

焦處不寒衣處火不亦云燧人用之而紀物燧人為燧皇

故託燧皇于天炎帝以之而名官左傳曰郊子故

而火名師孝緒既云於徹屋梁書曰阮孝緒家貧無以

更今緒徹屋而炊不食古初亦聞乎伏棺古郡國志曰長沙

鄰人火起初冒火別有生彼老槐莊子曰槐生火

野火注燐出於槁竹淮南子曰槁竹有火弗鑽無泉雀集公

車魏略曰秦伯出獵至於咸陽有火車烏流王屋記

下至武王屋流為鳥其色赤復行司燿之政令燿掌火之

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柳之火冬取

之槐檀絕令丘之草木無草木其多火之山憫池魚之

及禍門風俗通曰城門失火禍及池魚悉露見但就取

名魚注云門火救之門尉姓池喜臧臺之為福晉韓詩外傳

寶墓火公晏東帛而賀曰王者藏於天下百姓諸侯藏

於而賦歛無已昔桀紂殘賊為天下又聞燒木不死

齊地記曰東武有勝火之灼獸不燃在南海中炎洲

木燒之不死亦不損也風積薪數車燒之不燃鐵鎚

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狸積薪數車燒之不燃鐵鎚

銀頭十數下乃死以口向風須臾復活以石上菖蒲

塞鼻即死取其腦以菊花生於雞時漢書曰秦以十

服之盡十斤得壽五百歲舉於雞時漢書曰秦以十

注各處欲其祭通舉火者或早晚以火為節也以衆照

彼甘泉漢書曰邊烽火通甘泉孫子用之而攻敵子孫

曰火攻有五注云火人謂近草則燒之火積燒其積

庫火輜火燒其輜重火庫燒赤松蹈之而成仙赤松賦

聚火輜火燒其輜重火庫燒赤松蹈之而成仙赤松賦

敵兵庫火燒其輜重火庫燒赤松蹈之而成仙赤松賦

注火糜竺之貨財殆盡見神記曰糜竺嘗從洛歸路次

使也當往燒東海糜家感君見載君便去我緩行獻

日中必火發竺乃急行達家出財物日中火大發獻

之之神色恬然晉書曰王獻之嘗共與一室忽火發微

徐呼左右出不遑取履獻之神氣恬然猶有臨印之井

博物志曰臨印有火井縱廣五尺深二三丈諸葛丞

相往觀後火轉盛以盆著井上煮鹽得熱後人以家

滅投井中復燃神丘之穴括地圖云神丘有感通嘗

見於鳥銜拾遺記曰郵奇字君珍喪親盡禮焚燎忽

驚於突決竈突氏春秋曰燕雀處一屋之下自以為安

也為子推而見禁見春賦魏武逼仲都而不熱賦覓夏

冰之斯配禮而主夏實離象之餘烈也洪範五行傳

性禮易曰火為禮易曰

離為火

事類賦卷之八

事類賦卷之九

宋博士渤海

吳淑

撰註

寶貨部第一

金玉珠

金

夫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出爾雅斯蓋西方之

行百陶不輕說文曰五金黃為長久埋不生衣性惟

從革書曰金曰從革注才堪贖刑書曰金責冶築鳧

桃之業周禮曰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治氏執上齊

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

之戈戟之齊三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金而錫居一謂之金錫半謂之鑿鑿
 齊鑿鏡也日多錫為下齊少錫為上問銑盪鏐鈇之精
 爾雅曰黃金謂之盪其美者謂之鏐銑盪鏐鈇之精
 則或聞能作載漢書曰王陽好車馬衣服及遷徒所
 大則忘言可成師曰黃金武帝即位樂大曰臣之
 投沙而乍得十餘丈披沙所得大如豆小如梁米清
 河隱粟以方驚所佩書曰清河王單初為清河王世子
 每陳大妃以為不祥毀而賣之占者以為金是晉行
 不終之祥單為皇裔是其瑞也毀而賣之則單見廢
 象也若夫陽邁奇光在孕其母海扶南王陽邁初
 席藉之其色光麗夷人謂之金之精狼脞夜市異物
 者為陽邁中國云紫磨者因以為名狼脞夜市異物
 市以鼻與漢人交關常夜噬之得乾肉之象卦曰噬嗑

五噬乾肉斷之有同心之利心易曰二人同心同躍大冶者
 知其不祥必為子鎔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雨櫟
 陽者稱其為瑞以史記曰秦獻公十八年雨金櫟陽白帝
 至於巴丘牛躍潭幽潭上瀨亦名黃金瀨古有釣於
 此潭獲一金鎖引之遂滿一船而有金牛林邑螢飛
 出聲兒奔壯釣人駭懼牛因奮躍還潭
 梁書曰林邑國有山狀如螢火其美陳翼之無取廬江七
 中生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其美陳翼之無取廬江七
 陳翼字子初到覽鄉來遊今病不能前翼迎歸養之
 魏少公聞卿廬江樂來遊今病不能前翼迎歸養之
 有金十餅入後其兄長公見馬告之吏捕翼以金置棺
 下騎馬出後其兄長公見馬告之吏捕翼以金置棺
 十餅得金長公叩頭謝以金重王恠之不欺舊傳曰
 王恠字少林詣京師於客舍見諸生病甚因謂恠曰
 晉下恠有金十斤願以相與乞收葬骸骨未問姓名因
 絕恠賣金一斤以給既稱汝敦之婦汝敦妻
 棺絮九斤置生膏

地數十畝所受田地如婢三百餘萬悉讓兄裁留園
本言讓先祖所有此獨非其有邪嫂復歎樂羊之妻
敦曰固吾意也俱擔金送與兄嫂復歎樂羊之妻
傳曰樂羊子出學其妻貞義貞義曰君子不以利汙行羊子得
遺金一餅以與貞義貞義曰君子不以利汙行羊子得
慙而不疑豈盜於同舍耶漢書曰直不疑為郎其同舍
棄之者疑不疑買金償之而慙揚震自明於四知續漢書
告歸不疑者來疑金亡者大慙揚震自明於四知續漢書
為東萊太守道經昌邑初震舉王密茂才密時為令
夜謁見震懷金十斤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
子何也密曰是四知何謂不知密漸而出或以寵疏
廣之告老骸骨皆許之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傳受乞
五十或以獎叔孫之制儀漢書曰叔孫通草創朝
其登郭隗之臺新序曰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
是樂毅自魏往鄒衍散寶嬰之廡景史記曰吳楚反孝
自齊往劇辛自趙往

軍賜金千斤嬰陳之廊廡下軍書著三品惟揚州厥
吏過輒令自財取無入家者
貢惟金銀銅也詩稱大輅琛元龜象齒大輅南金韋
賢匪重於滿籬漢書曰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金滿
籬籬不如一經淳曰陳平每聞於問楚噉平記曰漢王與
籬竹器受三升利稱鼎耳黃耳金鉉利貞巧聞瓦
以問其出入君臣利稱鼎耳黃耳金鉉利貞巧聞瓦
注莊子曰瓦注者昏注曰巧以鈞注者憚或服之而成仙
神仙傳曰容成公服三黃或遺之而得土蜀王本記
得仙謂雄黃雌黃黃金
金一筭遺蜀王蜀以禮物答而盡化為土秦獲蘇秦
王怒群臣拜賀曰蘇秦者地也秦當得蜀矣
之舊宅郡國志曰蘇秦宅在洛陽利仁里後魏高顯
家金業為得董卓之遺塢英雄記曰董卓塢陳爵則
之造寺論衡曰廬江民小黃沒水爵陳挺相與浴
波底求樽湖崖有酒樽色正黃沒水爵陳挺相與浴

廣之告老骸骨皆許之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傳受乞
五十或以獎叔孫之制儀漢書曰叔孫通草創朝
其登郭隗之臺新序曰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
是樂毅自魏往鄒衍散寶嬰之廡景史記曰吳楚反孝
自齊往劇辛自趙往

軍賜金千斤嬰陳之廊廡下軍書著三品惟揚州厥
吏過輒令自財取無入家者
貢惟金銀銅也詩稱大輅琛元龜象齒大輅南金韋
賢匪重於滿籬漢書曰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金滿
籬籬不如一經淳曰陳平每聞於問楚噉平記曰漢王與
籬竹器受三升利稱鼎耳黃耳金鉉利貞巧聞瓦
以問其出入君臣利稱鼎耳黃耳金鉉利貞巧聞瓦
注莊子曰瓦注者昏注曰巧以鈞注者憚或服之而成仙
神仙傳曰容成公服三黃或遺之而得土蜀王本記
得仙謂雄黃雌黃黃金
金一筭遺蜀王蜀以禮物答而盡化為土秦獲蘇秦
王怒群臣拜賀曰蘇秦者地也秦當得蜀矣
之舊宅郡國志曰蘇秦宅在洛陽利仁里後魏高顯
家金業為得董卓之遺塢英雄記曰董卓塢陳爵則
之造寺論衡曰廬江民小黃沒水爵陳挺相與浴
波底求樽湖崖有酒樽色正黃沒水爵陳挺相與浴

廣之告老骸骨皆許之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傳受乞
五十或以獎叔孫之制儀漢書曰叔孫通草創朝
其登郭隗之臺新序曰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
是樂毅自魏往鄒衍散寶嬰之廡景史記曰吳楚反孝
自齊往劇辛自趙往

軍賜金千斤嬰陳之廊廡下軍書著三品惟揚州厥
吏過輒令自財取無入家者
貢惟金銀銅也詩稱大輅琛元龜象齒大輅南金韋
賢匪重於滿籬漢書曰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金滿
籬籬不如一經淳曰陳平每聞於問楚噉平記曰漢王與
籬竹器受三升利稱鼎耳黃耳金鉉利貞巧聞瓦
以問其出入君臣利稱鼎耳黃耳金鉉利貞巧聞瓦
注莊子曰瓦注者昏注曰巧以鈞注者憚或服之而成仙
神仙傳曰容成公服三黃或遺之而得土蜀王本記
得仙謂雄黃雌黃黃金
金一筭遺蜀王蜀以禮物答而盡化為土秦獲蘇秦
王怒群臣拜賀曰蘇秦者地也秦當得蜀矣
之舊宅郡國志曰蘇秦宅在洛陽利仁里後魏高顯
家金業為得董卓之遺塢英雄記曰董卓塢陳爵則
之造寺論衡曰廬江民小黃沒水爵陳挺相與浴
波底求樽湖崖有酒樽色正黃沒水爵陳挺相與浴

廣之告老骸骨皆許之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傳受乞
五十或以獎叔孫之制儀漢書曰叔孫通草創朝
其登郭隗之臺新序曰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
是樂毅自魏往鄒衍散寶嬰之廡景史記曰吳楚反孝
自齊往劇辛自趙往

軍賜金千斤嬰陳之廊廡下軍書著三品惟揚州厥
吏過輒令自財取無入家者
貢惟金銀銅也詩稱大輅琛元龜象齒大輅南金韋
賢匪重於滿籬漢書曰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金滿
籬籬不如一經淳曰陳平每聞於問楚噉平記曰漢王與
籬竹器受三升利稱鼎耳黃耳金鉉利貞巧聞瓦
以問其出入君臣利稱鼎耳黃耳金鉉利貞巧聞瓦
注莊子曰瓦注者昏注曰巧以鈞注者憚或服之而成仙
神仙傳曰容成公服三黃或遺之而得土蜀王本記
得仙謂雄黃雌黃黃金
金一筭遺蜀王蜀以禮物答而盡化為土秦獲蘇秦
王怒群臣拜賀曰蘇秦者地也秦當得蜀矣
之舊宅郡國志曰蘇秦宅在洛陽利仁里後魏高顯
家金業為得董卓之遺塢英雄記曰董卓塢陳爵則
之造寺論衡曰廬江民小黃沒水爵陳挺相與浴
波底求樽湖崖有酒樽色正黃沒水爵陳挺相與浴

廣之告老骸骨皆許之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傳受乞
五十或以獎叔孫之制儀漢書曰叔孫通草創朝
其登郭隗之臺新序曰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
是樂毅自魏往鄒衍散寶嬰之廡景史記曰吳楚反孝
自齊往劇辛自趙往

軍賜金千斤嬰陳之廊廡下軍書著三品惟揚州厥
吏過輒令自財取無入家者
貢惟金銀銅也詩稱大輅琛元龜象齒大輅南金韋
賢匪重於滿籬漢書曰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金滿
籬籬不如一經淳曰陳平每聞於問楚噉平記曰漢王與
籬竹器受三升利稱鼎耳黃耳金鉉利貞巧聞瓦
以問其出入君臣利稱鼎耳黃耳金鉉利貞巧聞瓦
注莊子曰瓦注者昏注曰巧以鈞注者憚或服之而成仙
神仙傳曰容成公服三黃或遺之而得土蜀王本記
得仙謂雄黃雌黃黃金
金一筭遺蜀王蜀以禮物答而盡化為土秦獲蘇秦
王怒群臣拜賀曰蘇秦者地也秦當得蜀矣
之舊宅郡國志曰蘇秦宅在洛陽利仁里後魏高顯
家金業為得董卓之遺塢英雄記曰董卓塢陳爵則
之造寺論衡曰廬江民小黃沒水爵陳挺相與浴
波底求樽湖崖有酒樽色正黃沒水爵陳挺相與浴

廣之告老骸骨皆許之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傳受乞
五十或以獎叔孫之制儀漢書曰叔孫通草創朝
其登郭隗之臺新序曰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
是樂毅自魏往鄒衍散寶嬰之廡景史記曰吳楚反孝
自齊往劇辛自趙往

軍賜金千斤嬰陳之廊廡下軍書著三品惟揚州厥
吏過輒令自財取無入家者
貢惟金銀銅也詩稱大輅琛元龜象齒大輅南金韋
賢匪重於滿籬漢書曰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金滿
籬籬不如一經淳曰陳平每聞於問楚噉平記曰漢王與
籬竹器受三升利稱鼎耳黃耳金鉉利貞巧聞瓦
以問其出入君臣利稱鼎耳黃耳金鉉利貞巧聞瓦
注莊子曰瓦注者昏注曰巧以鈞注者憚或服之而成仙
神仙傳曰容成公服三黃或遺之而得土蜀王本記
得仙謂雄黃雌黃黃金
金一筭遺蜀王蜀以禮物答而盡化為土秦獲蘇秦
王怒群臣拜賀曰蘇秦者地也秦當得蜀矣
之舊宅郡國志曰蘇秦宅在洛陽利仁里後魏高顯
家金業為得董卓之遺塢英雄記曰董卓塢陳爵則
之造寺論衡曰廬江民小黃沒水爵陳挺相與浴
波底求樽湖崖有酒樽色正黃沒水爵陳挺相與浴

水取之重不能舉挺往助之搏更沉盤動入深淵中
挺爵留顧見如錢等正黃數百千枚即共撥撫各得
滿手歸示其郭巨則地中得釜河內温孝子傳曰郭巨
家乃黃金也謀養子則不得營業妨於供養當殺而埋焉郭巨
有黃金一釜上得有鐵券曰黃全一釜賜孝子郭巨

嘉邠原之見還邠往遼東時同郡劉舉亦在遼圖奪
太守公孫度掩捕其家而舉得免窘迫歸原東萊
太守太史子義素原以舉付之舉臨去以其手

日與舉無隙而欲殺之原受金辭劍還謂度曰將軍平
若必拘閉其家毒螫必滋甚慕管寧之靡顧寧世說管
矣與中鋤菜見地有片金還之揮則有應姬探杜書曰漢

中與初有應姬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試探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宦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代通顯

張氏得鈞自幽明錄曰長安有張氏者晝獨處室有鳩
為我禍耶所在承塵為我福耶
探之不知所在而得金帶鈞馬遂實之自是子孫盛

昌齊王之遺孟子孟子曰齊王以兼金一百楚襄之
聘莊周韓詩外傳曰楚襄王欲以為相莊子固辭及夫
葬驪山而鴈成史記曰秦始皇葬驪山以黃金為鳧鴈
成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人著所聞號一呂氏春秋書

金遺雷義以知廉謝承後漢書曰雷義字仲公常濟
受金主候義不在默投于承塵上後曹叅叔而為壽

漢書曰董偃見寵館陶公主獻長門園於上董君入白主

喜使董君以悅更名百介為表叔壽大或舉袖而不逆魏

曰田豫為并州有胡密懷金三十斤日以此上公豫

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之後悉皆付外具狀以聞

後漢書曰張載字仲宗為廣陵太守舉吳奉為孝廉
載罷郡奉齋金為禮載不受奉以囊盛投載園中而

逆載齊金至攫之豈憚於市人者清旦衣冠人有欲金

廣陵還奉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徒見金皆在

馬子撰人之金何故對曰衆口鑠金者宜故曰鑠金曰火

樂之每聞於衆口五論衡二曰衆口鑠金者宜故曰鑠金曰火

亦聞埋於幕下西唐書曰開元中杜暹為監察御史往

受左右以不可出境乃移牒令取之而自碑中魏繁

昌縣授禪石碑中項縣賈達石碑中生金人盜鑿取

書曰永嘉初陳國項縣賈達石碑中生金人盜鑿取

元帝中興於江東故云江東也晉金德入夜方驚於白

鼠白澤圖曰鼠以昏時見於積年或化於黃龍南淮

生子曰玦五百歲生黃龍注玦美石當暑有衣裘之節

韓詩外傳曰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於路呼按者

取之牧者曰何子居之高而視之下也類君子而言

野也知其賢請問姓名牧者曰予皮相之土何足語

我字下聊見高士之風使春秋後語曰秦圍趙邯鄲趙

尊秦為帝魯仲連說罷之邯鄲置酒以千金為仲連壽

連仲連三辭不受平原君乃置酒以千金為仲連壽

而無取也則有取者乃商賈之人仲連不為遂辭

去別有積之巨萬國所獻金精盤價值巨萬以賜之外

又漢書梁孝王賜之千鎰漢書曰文帝立以陳平為

數王莽之既敗萬斤為一王莽敗尚六十金鎰料梁王之

已卒漢書曰梁孝王死藏府井邊之黃鳥初飛曰異苑

康王曠井上有一洗浣石時見赤氣後有胡人寄宿

愈往掩取變成黃金胡人不知處市壁下之高冠乍

斤亦云逐韓媽之彈為西京雜記曰韓媽好彈常以金

之語曰若飢寒逐彈丸京師兒童每獻梁冀之蛇

漢記曰永昌太守鑄黃金為蛇投烈女之瀨吳越

其家挾金楚潁水陽中而去須臾一姥哭而來自言是女

而母去金兩仲孺之家渭川一曰天雨金十斛於其家

由是與王侯爭富今秦富季布之諾誠重漢書曰季布

不人諺曰黃金百郭况之穴難加郭况漢記曰京師號

富復聞置在韉中武後魏書曰段暉自慕容瓚歸魏太

如帝蜜遣視之果唾之盤裏西漢江有石室名夢都縣

穴嘗有船人遇一人通身黃衣擔兩籠黃紙求寄載

過至崖下此人垂盤上徑下崖直入石中船主初甚

異視之見其入石始知神或戒貪而藏山淮南子曰舜

貪鄙之心也塞或施仁而贖子管子曰湯以杜山之

氏之賣或覩於北荒高關東方朔神異經曰北荒或

取於荆南鰲水韓子曰荆南鰲入懷詎見於張奐續

書曰張奐遷安定屬國都尉羞豪感奐恩德上馬二

十匹先零酋長上金渠八枚奐受之而召主簿於諸

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投海但聞於其始

入廐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投海但聞於其始

陳思王辯道論曰其陵其始語余曰木師姓韓子世

雅始常與師於南流作金前後數日投數萬斤金於

海漢皇之重阿嬌漢武帝故事曰帝年數歲長公主遍

陳后帝曰若得阿嬌勾踐之思范蠡輕舟以浮於五

事類賦卷九

五

取以上為劍鎧雍下有銅發而金出尤取以為戟

之至美赤野此寶相去各七千里上於汝漢珠起於

良莫知其終越而朝禮之以斯生土之精剛誠汝漢

古人有言曰君子於玉比德

禮曰子貢問曰敢問君子於玉比德

子曰昔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其聲清越

以長其終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

特達信也天子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

如王故君子貴之也注曰栗聖貌劇傷也義者不苟

傷浮雲讀若夫周官六器禮曰王作六器以禮天

地青珪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大素五色魏畧曰大素

色趙之連城請以記曰趙惠文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

秦相如見秦無償城意乃謂秦王曰璧有瑕請指示

王使碎璧不相持璧却立倚柱責秦欲以璧擊柱秦

乃使人碎璧問道不懷璧歸如晉之垂棘左傳曰晉荀息請

棘之璧假道懷或瓊華以禳左傳曰鄭裨龜言於子產

於虞以假道或瓊華以禳左傳曰鄭裨龜言於子產

弗與注天災流行非禳祈所息或若華是刻燉煌紀

伐岷山岷山女于荝華之玉若玼玼華是愛二環一環

而韓子受賜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子太

叔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

定其位之患夫一大國之罪人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

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韓宣子私覲於子產

死也敢不藉手以命起舍夫玉是韓起也謁請也納十

鼓而衛侯見釋左傳曰晉執衛侯歸之於京師王使

死魯公為之納玉於王與晉爾乃觀瑟彼王詩曰黃流

侯皆十鼓王許之乃釋衛侯爾乃觀瑟彼王詩曰黃流

古類賦卷八

六

美襄仲之見辭

左傳曰君曰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辭

人之辭大器寡君敢辭王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

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

謂伯禽節信也虞卿受賜於趙國擔簦一日見趙王躡履

黃璧一雙楚相加辱於張儀諛記侯常從楚儀相已而游

楚相亡璧門下意儀盜贈之則報其繡段愁詩曰美

以人報我錦綉段何沈之則係以朱絲左傳曰晉侯伐

沈玉而濟注雙玉曰鼓寧有餘而抵鵲越以論曰南

以門玉抵鳥鵲傍不蒙汗以投泥後魏書曰穆弼有風

徒以流弼實爲國子助教弼辭曰朕欲厲胄子故屈卿累世比較

遇接泥時豈能相汗泥洋洋既至於温嶠鏡臺娶姑說女下温嶠

劉鏡臺一枚征胡綜如意胡綜別傳曰吳時掘得銅印

有天子氣處埋寶物以問君曰秦皇是也金陵著茲

五德害似仁義而不撓似義而瑕於內必見於外似不

信垂禮如班斯六瑞執鎮圭以玉桓圭諸侯信圭伯躬

圭子穀璧堅而不感管馬温潤以澤仁也粼以理者

折也堅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情也茂華光澤並通而不

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專徹遠純而符瑞廉而不

也陵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爲寶剖以爲符瑞廉而不

歲見比德君子於白圭以夜光受賜白圭顯於鄒陽書曰

惡之於魏文侯璧林回雖千金必弃莊子曰孔子問

逐於魯伐樹於宋親而益疎何也對曰獨不聞假之

窮相收注假國名迫舊不汲而自盈聖人之圖曰玉不舊者

事類賦卷九

七

自盈王者飲管方吹而有異咸西京雜記曰高祖初入
食有節則出吹息不復見名曰昭華之瑄斯皆攻以
長二尺二寸二十九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斯皆攻以
林隱隣相次吹息不復見名曰昭華之瑄斯皆攻以

它山而使之成器者也詩曰它山之石可以攻若乃

山玄表德禮曰天子佩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
子佩瑜玉而綦組綬白虹象天玉見君子於先於駟馬
士佩瑜玉而綦組綬白虹象天玉見君子於先於駟馬

老駟馬曰雖有拱壁道假夫許田許田傳曰鄭伯以壁假
先駟馬曰雖有拱壁道假夫許田許田傳曰鄭伯以壁假

或食之以禦水是周禮曰王純者食之所共食王注云玉
或食之以禦水是周禮曰王純者食之所共食王注云玉

或服之而成仙抱朴子曰玉脂者生玉之山其膏流
或服之而成仙抱朴子曰玉脂者生玉之山其膏流

精以無心草木極玄真玉別名也服玉當得于千歲服
精以無心草木極玄真玉別名也服玉當得于千歲服

玄真者其命不極玄真玉別名也服玉當得于千歲服
玄真者其命不極玄真玉別名也服玉當得于千歲服

水赤松子得乘烟霞上下也賈害見虞叔之志曰左傳
水赤松子得乘烟霞上下也賈害見虞叔之志曰左傳

虞叔有玉虞公求旃不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不
虞叔有玉虞公求旃不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不

貪知子罕之賢左傳曰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
貪知子罕之賢左傳曰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

若懷璧不可喪也納此以請死也寶稽首而告曰小
若懷璧不可喪也納此以請死也寶稽首而告曰小

使人後復其攻之爾其石變山中隋書曰王邵上表
使人後復其攻之爾其石變山中隋書曰王邵上表

得則陰物變為陽物鄭玄云若葱變為韭是也謹
得則陰物變為陽物鄭玄云若葱變為韭是也謹

頽冢裏抱朴子曰吳時發廣陵大冢兵人共舉死人
頽冢裏抱朴子曰吳時發廣陵大冢兵人共舉死人

頽地出火出夜山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云膏流丹水
頽地出火出夜山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云膏流丹水

經曰稷翼之山及鹿臺山上多白玉次之山多嬰
經曰稷翼之山及鹿臺山上多白玉次之山多嬰

丹水出焉其味多乃馨堅栗精密澤而有光五色發
丹水出焉其味多乃馨堅栗精密澤而有光五色發

作以和柔剛之天地鬼神是食燕人瑤璠之遺左傳曰
作以和柔剛之天地鬼神是食燕人瑤璠之遺左傳曰

平燕人賂以瑤璠王積子玉瓊弁之美左傳曰楚子
平燕人賂以瑤璠王積子玉瓊弁之美左傳曰楚子

之玉纓未致也榮季曰死而利國猶已或為之况瓊弁乎
之玉纓未致也榮季曰死而利國猶已或為之况瓊弁乎

是糞土也注云界與也孟劉聰汾水之祥趙書曰劉諸宋澤名多草薦曰麋

廣陽於汾水高二分龍紐玉璽呂光于闐之市前涼雜錄曰

使于闐六璽亦聞德推旁達比見上玉質重方流贈顏王僧

於于闐六璽亦聞德推旁達比見上玉質重方流贈顏王僧

流璿源載圓折方潤木逾茂潤珠戴禮曰玉在山不枯而木

者陰中之陽也故勝勝火王輝山更幽石潤玉衡文賦曰

水懷珠採於龍首出彼平丘山海經曰龍首之美玉放

而水涓珠採於龍首出彼平丘山海經曰龍首之美玉放

王平丘在明三桑東爰有遺玉常山有命常山書曰前燕

拔根下得壁七十二光色精奇有靈昌載浮石晉書曰

異常玉幕容傳以為岳神之命有靈昌載浮石晉書曰

起河橋於靈昌津採石為中濟石無大沉璧于輒隨流

月功五餘萬而不成季龍遣使致祭沉璧于輒隨流

浮於沉璧或登臺而不取為天子登臺見玉王伐殷

歸之天或下聞諸侯之曰王廉於財反或破石而斯求論衡

變者破石珠變為礫致謗使然也採別有瀛洲酌酒州

記曰瀛洲有玉膏如酒名扶桑觀日桑國使使貢觀

日玉大如鏡方圓尺餘皎然分明琉璃晉侯受之而容

映日以觀見日中宮殿皎然分明琉璃晉侯受之而容

情左傳曰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邾子執之而

禮失左傳曰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邾子執之而

者皆朝有死馬之贄張伯懷之而見欺為魯相省視孔子

云玉朝有死馬之贄張伯懷之而見欺為魯相省視孔子

教授堂白男子張伯刺草階下土中得璧七枚懷藏其

一以六白意問伯發吾笥會稽一耶伯叩頭出之張亞

舒摸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一耶伯叩頭出之張亞

伯取其意召問伯發吾笥會稽一耶伯叩頭出之張亞

父碎之而靡惜去使張良獻項羽於亞父范增亞

撞碎之曰吾或類彼球象戰國策曰骨疑或疑於燕

屬為虜矣或類彼球象戰國策曰骨疑或疑於燕

石周客聞而觀焉主人得燕石於端冕玄服之以出華篋

燕石也與礫不殊客見掩口盧胡而笑曰此得楚山而

被刑人相之曰楚人卞和得玉璞於楚山也則其左足及文王即位和乃

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三日其夜泣盡繼之以血王使

王人治之得寶璧詣鄭人而求直未治者為璞周人

謂鼠未腊者為朴視之乃鼠朴也鄭賈斯皆真偽混淆

而不精識也亦有齊之獻磬齊左師敗齊侯使賓媚人

可賂以獻客之磨與地不魯之璠璣寶也孔子曰璠璣魯之

璠璣遠而一望則煥勝也則孚勝之價踰十萬桓譚新論

使幼賓有以三萬錢請買馬幼賓曰我好玉器見而奇之

路已顧十萬非三萬錢請買馬幼賓曰我好玉器見而奇之

五都尹告隣人詐之曰野得玉徑尺弗知其玉也

棄之疑猶置於庶下其夜魏王明照一室其家大怖遽

嘗見王再拜却立曰敢賀太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

觀王立賜大夫祿也千金辯其鯁理五德潤澤以溫仁之

方也鯁理自外不可撓而折勇之方也銳廉而不歲絜以

也方見此瑕瑜玉比德注想老耽之被褐被老褐曰

玉思穆滿之披圖穆天子傳曰天子大朝黃山之披

珠注云玉果類復聞執則不趨注云志重玉也受之

以一掬禮曰受珠釵留而閣號招靈鼎元年起招靈閣

中宮人猶女留此釵與帝帝以賜趙婕妤好至昭帝元鳳

直升天後宮人常作玉釵見而山名奚祿隋巢子

因名玉燕釵言其吉祥釵見而山名奚祿隋巢子

其身以天賜玉玦於昇遂禍無故而豈可去身禮曰奚祿

玉不待價而常宜韞積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

去身待價而常宜韞積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

日我待之者也觀其黑如純漆白若截肪論曰或問

之符也魏文帝與鍾繇書說玉亦云白如截肪黑如純漆

純翫之碌碌如王子落落如石碌碌佩以將將詩曰將

將曾城是植淮南子曰崑崙山曾城是植

為光州刺史掖縣有美玉方一尺四寸甚有光彩稱於

海鳥垂六十歲為寶遣明船隨取光潤果然訖不肯受

乃表駭流虹之變化既成齋戒告天子作春秋虹化為

黃上長三訝積雪之消亡異苑曰晉東瀛公騰鎮鄴

積騰怪掘之得玉馬高一尺許口齒缺騰毀積中而

以馬者國姓為吉瑞或謂馬無齒則不復食毀積中而

答罰馬避毀論語曰積中是誰之過押龜王獻闕下而詐

以彰漢書曰文帝始幸雍新有寶玉氣果有獻王詣

者思瀉池之反璧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從

遮使者曰為吾遺瀉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江

奉璧具以聞始皇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

所沉想磻溪之釣璜尚書中侯曰太公即磻谿之水

壁也報納懷曾聞於叔帶左傳曰襄公薨于楚宮叔

在齊之報納懷曾聞於叔帶左傳曰襄公薨于楚宮叔

納諸懷而從取壓紐更見於平王左傳曰敵有寵子五人

無適立馬乃大有事於群望而祈曰當璧而拜者神

者使主社稷乃遍以璧見於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

而長入拜康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齋

再拜皆壓紐而入當入用之時氣騰光祿帝時光祿使

舍下夜有青氣視之得玉及焚如之際火烈崑岡書

火炎崑岡別有漢武樹之於前庭漢武故事曰玉樹

王石俱焚別有漢武樹之於前庭漢武故事曰玉樹

以珮瑚為枝碧玉為葉華子青赤以周成陳之於東

序尚書顧命曰大序赤松服之而蹈火赤列仙傳曰

神農時雨師也水玉羊公種之而娶婦羊公神記曰

教神農能入火不燒玉羊公種之而娶婦羊公神記曰

維陽縣無人性篤孝父母終葬於阪頭行者皆欽之高八

十里有種人飲石中羊公未娶又語汝後當得好

年有種人飲石中羊公未娶又語汝後當得好

石處種人飲石中羊公未娶又語汝後當得好

婦語畢不見種其石數歲時往視人多不許公莫知

有徐氏右北平著姓女甚有名時往視人多不許公莫知

試婚徐氏右北平著姓女甚有名時往視人多不許公莫知

為婚徐氏右北平著姓女甚有名時往視人多不許公莫知

驚遂以女妻公天子異之拜為大夫於種玉處虞舜

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夫一頃地曰玉田

之受昭華尚書大傳曰堯致舜齊侯之得龍輔曰左傳

賜公行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賜號公

以五穀饗禮命之號公晉侯朝王錫于家之雙琥曰左傳

璧輕服受賜大夫皆受其賜公薨子家子雙琥一環一

其人賜注琥王莽器輕服命也大夫皆受其賜公薨子家子雙琥一環一

漢書曰王莽器輕服命也大夫皆受其賜公薨子家子雙琥一環一

王具寶劍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癍美玉可

以滅獻其珮耳即解其珮休復辭宋人留情於刻楮

莽就推碎之自裹以進休珮音衛宋人留情於刻楮

列子曰宋人有為其君以楮葉中不可別也此人遂以

鑄莖葉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不可別也此人遂以

巧食莖僕竊之而來奔以其寶玉來奔膠鬲索之而

不與韓子曰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子費

者之得志也取其象德白虎通曰玉者象君子之德

之非宜改步左傳曰季平子行璠斂仲梁懷弗與曰

宗廟及定王注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亦當去璠璠祭

閱咸陽之宮藏西京雜記曰高祖初信其尤異者有青

閱咸陽之宮藏西京雜記曰高祖初信其尤異者有青

閱咸陽之宮藏西京雜記曰高祖初信其尤異者有青

閱咸陽之宮藏西京雜記曰高祖初信其尤異者有青

閱咸陽之宮藏西京雜記曰高祖初信其尤異者有青

閱咸陽之宮藏西京雜記曰高祖初信其尤異者有青

閱咸陽之宮藏西京雜記曰高祖初信其尤異者有青

閱咸陽之宮藏西京雜記曰高祖初信其尤異者有青

閱咸陽之宮藏西京雜記曰高祖初信其尤異者有青

閱咸陽之宮藏西京雜記曰高祖初信其尤異者有青

閱咸陽之宮藏西京雜記曰高祖初信其尤異者有青

閱咸陽之宮藏西京雜記曰高祖初信其尤異者有青

閱咸陽之宮藏西京雜記曰高祖初信其尤異者有青

閱咸陽之宮藏西京雜記曰高祖初信其尤異者有青

閱咸陽之宮藏西京雜記曰高祖初信其尤異者有青

閱咸陽之宮藏西京雜記曰高祖初信其尤異者有青

閱咸陽之宮藏西京雜記曰高祖初信其尤異者有青

閱咸陽之宮藏西京雜記曰高祖初信其尤異者有青

王燈五枚燈高七尺五寸作蟠螭以
 更覩玄菟之庫
 魏志曰漢時夫餘王葬用玉押常
 識白首之老翁氏
 豫以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
 體如白首翁見紫衣之神女採藥
 富春縣清泉山南
 見步美女紫衣踞石而歌有碣石
 之音巖往未及數
 尺斯天地精粹之徵不能悉數
 淮南子曰鍾山之玉
 而色澤不變得
 天地之精也

珠

德至淵泉明珠出焉
江白虎通曰德至淵泉即
 銜光芒

於照乘
史記曰魏王與齊威王會田於郊魏王曰寡

乘者十枝柰何以萬發晶熒於媚川
陸士衡文賦曰水

山輝而出於赤野
管子曰玉起於野
 產自丹淵
任子曰

珠泥於映秋波而圓折
尹子曰凡水方折者與夜月

而虧全
左太冲吳都賦曰蚌
 若夫列淮夷之貢
徐州

厥貢淮夷挺霍山之美
爾雅曰西方之美者識夫餘

之似棗
廣志曰夫餘地
 見館陶之若李
帝元和元年

明珠出豫章海昏大如雞子圍四寸八分
 或埋青蛉于

地中
博物志曰五月皆成青珠
 或採赤蚌于泉底
幽

錄曰漢武幸河渚聞絃歌之翁顧命取洞穴之寶
 一人

人受命下汲川底得一穴深數百尺中有赤蚌
 生此珠

也漢武通夢於昆明
通白輔虎原曰昆池中有神泉

於漢武帝求去釣帝明日戲於池見大魚銜索
 帝馬

援被讒於薏苡
范曄後漢書之一馬援後有上書譖之

皆明以珠為文犀也 若夫却文襲之貢 東觀漢記曰永

守文襲獻大珠順帝詔曰海內頗有災異而襲不納

蘇則之詞 魏志曰文帝問蘇則曰前西域通使燉煌

德流沙漠不貴也帝默然 在易粟而猶可 說苑曰墨

得之今凶年有欲與子隋侯之珠者曰不得賣也以為

日何擇滑也 顧彈雀以非宜 珠氏春秋曰以隋侯之

所要用也 王章之孤既採之而致富 漢書成帝時王

合浦其家屬採弘節之後亦賣之而被疑 唐書曰貞

都督李弘節以清慎聞身沒之後其家賣珠上聞疑

財之所且清白不逾者屈突通張道源而巳今通子

為一有罪及之疾惡情節深亦好善不篤矣上善其言未則有

怒閻投而按劍 史記曰鄒陽獄中以閻投人 吳王書曰明月

無不因而至前也 何感清節而還浦 孟嘗為合浦太守

則無因入珠忽從去合浦無珠飢死者盈路孟嘗化

積以郡自舊珠忽從去合浦無珠飢死者盈路孟嘗化

行珠復還 哂楚人之賣積 尸子曰楚人賣珠於鄭

去珠此可謂善賣積矣未可謂善鬻珠也 悞趙相之

其珠綴以玫瑰 輯以翡翠 鄭人買其積而還 悞趙相之

去婦謝承後漢書曰汝南李敬少時遷趙相奴於鼠

常亡珠不中得繫珠及瑤珉以問主簿對曰前相奴於鼠

地東觀漢記曰顯宗時鍾離意為尚書時交趾太守

忍悉以委地而水拜賜上怪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

尚書之穢言乃更以不庫錢拜帝嗟嘆曰清乎 黃向得之而

歸主 囊謝承後漢書曰豫章黃向晨步以半物謝向

委去不顧至於名傳火齊如雲母日中天竺國出火齊珠狀
 積之則如紗穀之重沓也價重木難廣志曰莫難珠其色難輦彼百
 斛帝西遷輦真珠百斛餘劫遺之一左傳曰越圍
 楚隆告于吳王曰寡人不能事越以不為大憚勞非晉國
 之辱與之一也王曰寡人不能事越以不為大憚勞非晉國
 江云與之一也王曰寡人不能事越以不為大憚勞非晉國
 我有走出寶珠境也王欲得之丑丑曰燕所欲將殺我者人有言
 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王必伍負行詐而度關
 春秋曰伍負奔吳至昭關史欲我執之伍負曰王所
 以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執我將言爾取之
 吏因亦有麻姑擲米神仙傳曰麻姑見蔡經母及經
 見之曰意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便以擲地視米墮
 地皆成珠方平笑曰固年少吾老矣不喜復作此
 變化漢皋解佩女列女傳曰鄭交甫至漢皋臺下見之

既行反顧二女或以照北荒之闕神異經曰西北荒
 明月照千里或以飾九華之蓋洞冥記曰帝起白耳泉
 丈光一照千里或以飾九華之蓋洞冥記曰帝起白耳泉
 如花蓋望之若照月秦密之薦定祖蜀志曰秦密薦
 華之蓋望之若照月秦密之薦定祖蜀志曰秦密薦
 曰爾欲剖蚌求珠武子之稱衛玠王武子別傳曰驃騎
 今乃隨和炳然武子之稱衛玠王武子別傳曰驃騎
 常與君同遊語人曰昨與吾生並雖曰陰精後漢書
 坐問若明珠之在我側朗然映人雖曰陰精後漢書
 中陰精也玳瑁珠勝明火玉者陽之陰也故勝水其化如
 者陰精也玳瑁珠勝明火玉者陽之陰也故勝水其化如
 神故天子藏珠不能無類淮南子曰明月爾其翫茲
 王諸侯歲金珠不能無類淮南子曰明月爾其翫茲
 鯨目裴氏廣州記曰鯨目魚目精捋彼羊鬚幽明錄曰
 穴婦有殺夫推而羽衣如此九處最晚所至告飢長
 見人皆長三丈披羽衣如此九處最晚所至告飢長
 人指中庭得樹下有一羊令復尋穴行出交州還洛問張
 令食後所庭得樹下有一羊令復尋穴行出交州還洛問張
 華云九處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療龍初已魚雖聞

於及禍使呂氏問春秋曰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

禍馬魚得岸或為之不枯潤淵生珠而岸不枯木秦冢

徒懸於日月為三秦記曰始皇冢中以夜明珠大儒且

解於裙襦莊子曰何共小儒曰禮未解裙襦口中珠詩

固生布之曰青何用含珠馬之亦聞朱仲出入於漢庭

列仙傳之珠好過度賜五珠人也高后時募三寸珠百

三寸從珠數十枚去景帝時復獻董偃優游於主第漢

曰董偃與母賣珠為事偃十三隨母養館陶公得鮫

人之泣去博物志曰鮫人器泣而成珠滿盤以與主人

伺驪龍之睡莊子曰河上有貧窮父待織蕭而食者其

來能得珠者遭其睡使驪龍寤子尚矣有哉龍領下百琲

獲季倫之賞拾遺記曰石季倫所愛婢數十人季倫

亦則相戲珠百琲有迹則輕驅那得百琲真珠一斛受

孫權之賜蜀志曰宗預復聘吳孫權握預手曰今君

斛或涉海以退求漢書曰武帝時使已下海或入關

而見棄珠入關者死妻其係臂珠前妻于年九歲

好而取誰當坐者前妻初曰我當坐之繼母請使

珠幸無効初耳因號泣傍人莫不酸鼻隕涕關吏執

孤欲以活初耳因號泣傍人莫不酸鼻隕涕關吏執

筆不能遣之一字亦有蒼梧作壘葬蒼梧之年拾遺記曰

成龍阜名曰憑宵珠丘今蒼梧之外採藥者時得青沙珠

死帶者身輕不京洛揚灰後魏書曰爾朱世隆將敗洛

恤而問馬對璧隋侯之寶珠可以示諸子西對不知物非
 寶之太叔之納桓雕向雕納美珠馬叔疾之城鉏宋求
 珠雕不與由是得象罔之求赤水莊子曰黃帝遊赤
 罪注城鉏宋邑得象罔之求赤水莊子曰黃帝遊赤
 離丘遺其玄珠使智索之弗得使商丘之涿河隈子列
 有寶珠泳之門徒得使商丘之涿河隈之既出果得珠中復聞
 滋水魴魚于山海經曰鳥鼠同穴之山滋水出焉西注
 脂音居瀛洲紺翼拾遺記曰瀛洲有鳥如鳳身紺翼
 而人以飾仙裳輕曾城列樹淮南子曰魯城九重有
 以山堙崑崙以為工中立曾城九重其高萬一
 琅玕絳樹開明廣植山海經曰開明成於咳唾莊子
 唾者大者如霧珠第其甲乙擴志曰有明珠稱夜光大徑
 小唾者如霧珠第其甲乙擴志曰有明珠稱夜光大徑

終日以甲乙為次尚方蛇知隋氏之恩行神記曰隋侯
 名而治之夜其後蛇銜珠歷世稱隋珠盈寸純鶴報噲參之
 白而窮神記曰參養母至孝曾放之玄鶴為夜到門外
 德乘窮燭視鶴雌雄雙復有綴衣致飾魏志曰東夷俗
 至各銜明月珠報參養母至孝曾放之玄鶴為夜到門外
 或以綴衣為飾或參復有綴衣致飾魏志曰東夷俗
 垂目不以金銀錦罽為珍照夜為明魏志曰大秦國
 曰和氏之璧夜光嘗聞求火以向日唐書曰婆利東
 之珠諸侯所寶光嘗聞求火以向日唐書曰婆利東
 極陋朱髮黑身獸牙鷹爪與林邑作市以珠承影取
 掩其面其國出大珠狀如水晶日午時以珠承影取
 即依之更因買劍以傾城吳越春秋曰越王允常聘
 善相劍示猶未可與也飾首見步搖之狀釋名曰王
 副量珠覆也搖上有寒簾聞佩玉之聲西京雜記曰昭陽
 垂珠副步則搖也搖也寒簾聞佩玉之聲西京雜記曰昭陽
 則鳴如珂採濁水以無失抱朴子曰識珍者必採濁
 珮則鳴如珂採濁水以無失抱朴子曰識珍者必採濁

數之握靈蛇而自矜魏略曰曹植與楊脩書曰今世
芳蕙荆山自謂抱璧鳥集燕昭之館拾遺記曰燕昭王時有鳥
懸室內百神不能隱其精靈而鳳儀少昊之庭拾遺
少昊拾珠懷之照於天下斯九品之奇秘固希世
庭少昊拾珠懷之照於天下斯九品之奇秘固希世
而垂名者也沈懷遠南越志曰珠有九品大五分以
邊小平似覆釜者名璫珠璫珠之次為走珠走珠之
次為滑珠滑珠之次為螺珠螺珠之次為走珠走珠之
符珠官兩珠之次為硠珠硠珠之次為松
符珠硠音來猥反硠音來可反松音松

事類賦卷之九

事類賦卷之十

宋博士渤海

吳淑

撰註

寶貨部

錦

絲

錢

錦

伊織文之重錦

說文曰錦囊炳爛兮之織 枕案兮

欄矣辟邪天馬之奇

唐詩曰代宗勅曰所織大張錦

並宜禁斷其長行高麗白錦雜色錦等任依舊制其

盤龍對鳳麒麟獅子天馬辟邪孔雀仙鶴芝草亦宜

錦昆昭有鸞章之美拾遺記曰周靈王起昆昭之臺

員嶠有霜蠶之異拾遺記曰員嶠之山有環丘東有

有鱗角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比管仲

之登朝淮南子曰管子文錦也雖醜登朝子產練帛

也子產先思後法如練帛服哂尹何之學製左傳曰子皮

邑子產曰少未可知否子皮曰吾愛之而使夫往而學

傷實多子而有美錦不使人學製馬大官亦多乎懸鄴

中之斗帳鄴中記曰石虎冬月施熟錦流蘇斗帳

山文錦或用紫易護軍之縹被軍孫權嘗入其內護

練帳為其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四十里石氏之奢世

障四崇錦步三十兩齊桓之歸桓公歸夫衛遷於曹齊

錦音饋兩憲英或聞於反臥夏侯孝若集載羊太常

從外孫衛尉胡母暢上夫人錦被乃反臥朱寵不當於殊

賜粟臥布被朝廷賜錦被梁肉皆不食當玉案報美

人之贈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我回文識寶滔之寄

臧榮緒晉書曰賈滔妻蘇氏善屬文符堅時滔為秦

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為回文詩寄滔循

環宛轉以讀雖其價如金釋名曰錦金也制作功重

也而不鬻於市禮器曰錦文珠玉文彩之功翻鴻走龍

編翠羽麟毫為簾有走龍錦有翻鴻錦尚方既聞

於鄴下署在中尚方織錦鬪場亦列於江東丹陽記曰關

右遷其也楊之將見於狐白禮曰君衣狐白禁之恐

傷乎女工漢書曰景帝二年下詔曰雕文刻鏤若乃

垂居士之帶禮曰居被虎賁之服將衣紗教單衣虎

文錦 蒲陶兮鳳皇 文錦中記曰錦署有蒲陶文錦班

校文 明光兮温熱 登鄴中大明光織錦署有錦大張温表

温熱 劉禪送臣端賄荀偃而加璧 左師見夫夫人之步馬者

荀偃 璧饋左師而先玉 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

告夫 誰人為君夫人余胡弗知之 以玉歸以別有蚪龍列象

覲下 指間樓堞成形 拾遺記曰五色絲內口祇國貢

離珠 結錦文似珮珠有篆隸錦文 如雲霞有樓堞錦有

甄琛 既欣於書服 後漢書曰甄琛為定州項羽亦嫌

於夜 行漢書曰富貴不歸 故鄉如衣錦夜行挽車曾用於

劉備 燒江表傳曰斷陸遜道 使兵劉備於夷陵備捨船步走覽

舟更 說於井寧 吳志曰井寧住止常以奢入夢而嘗

聞割 截齊書曰江淹為宣城太守 時罷歸始泊禪靈

相寄 今可都還淹探懷中得數尺 此人大患以

遺君 自爾淹濯魚而愈見鮮明 石潛夫論曰夫攻王以

醜治 好以賤物故有矣 至若懷中探圖漢武內傳曰

中器 中有一卷小黃書盛以紫錦 之囊帝問此何書

王母 曰五岳真形圖也其文秘禁 即命女宋靈寶更

取一 卷盛以雲錦之囊實探懷中 得指間結彩拾遺記曰

妹善 書畫巧妙無雙能以指小則方寸 周王百純之

為雲 龍虬鳳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 周王百純之

獻穆 西王母獻錦組百純西王母再執 白圭玄璧以劉

主千 匹之賚 蜀志曰先主關羽益州賜諸葛

東髮 禮曰童子之節也 緇布衣錦碩人聚衣詩曰碩

衣錦 聚衣禮曰大著帆掛龍艦 都所乘龍舟錦帝幸江

纜帳開粉圍漢中官儀曰尚書郎籍孺以裹塵為比

錦子曰籍孺董鄧猶元方以覆被貽譏遭父喪骨立其

母愍之而以錦被蒙其絕郭林宗曰白地鞞鞞鞞鞞鞞鞞

綠地蔽泥西京雜記曰武帝時得貳師天馬以或取

於范氏之藏錦者從所多少皆予之商丘開入火往

回而身或濯於蜀江之涯左思蜀都賦曰淮南之

待公卿張錦綺之帳幡百和之香周穆之亡盛姬穆

喪贈用文盛姬之閻憲行化之美華陽國志曰閻憲人為

足縣求其主還之行得遺賄一囊有錦二十武侯決敵之

資諸葛亮集曰今民貧國絳地交龍之魏志曰景

文王絳地交龍錦五虎頭連璧之奇魏文帝詔曰前

來不善鮮卑尚復不受也吳所織如意虎頭連璧錦或

以重濶渙之彩陳留風俗傳曰濶渙之間能文章故有

奉黻藻錦日月華蟲或以况萋斐之詞詩曰萋兮

者亦錦彼諧人忘免懷於顧復傷宰予之見譏論語曰

三年之喪亦以久矣安汝安則為之衣

皎皎素絲郭泰答傳咸詩曰皎皎女所治兮詩曰綠

女所周官有辨物之職以周禮典絲掌其藏與其辨其物

待興功之時頌絲于時令著分繭之期禮曰孟夏

秤唯朱藍之是染漢記曰童子魏照求入事郭泰供

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勿管前以輕遺雖左有絲

府無棄 慌氏凍之而有法 周禮曰慌氏凍絲以泐水

畫暴諸日夜宿謂水凍井方儲斷之而得宜 謝承後漢書

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住中曰臣文武

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繁亂絲付諸使理儲拔

經任勢臨事亦然 羔羊之革素絲五絨 絨出詩又五

出綸方訥於王言 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綸紫社更聞

於日蝕 見日賦繫 分貴賤於繒錦 繒錦為緯曰絲俱生於

則隨青黃於藍 藍正部曰皎皎練絲得藍則青得縹

之既見於三盆 禮曰夫人漚之亦言於七日 見上則

有書稱厥篚 厥篚青州詩著其絰 絰曰絲衣其或焚

之而益亂 亂傳曰亂猶治絲而焚之也 或貿之而

來謀 詩曰氓之蚩蚩抱布貿絲 則灰浮於水上 晉書

光竊號 河右中書監張資病光喜給賜甚重 羅什曰外國道

人羅義云能差資病光喜給賜甚重 羅什曰外國道

若益徒煩費耳 可以五色絲作繩 燒為灰投水中 繩

資死 吉則夢掛於山頭 後魏書曰幽州刺史張亮初

而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是亦有力量 金鑪 梁四公

幽字君為幽州乎未期而受 亦有力量 金鑪 梁四公

桑國貢黃絲三百斤 扶桑蠶所吐扶桑汁所煮 餘

力細同密雨 古詩曰散縹直有朱繩 結清如玉壺冰

續聞命 鏤色縷命絲俗說益人命 或吐之而成錦 錦見

賦棲堞 或歐之而跪樹 子晚樹而歐絲 郭璞曰蠶類

也 山濤收袁毅之遺 朝竹林七賢傳曰高令濤毅百斤

濤不欲為異乃受之 命內閣之梁上後毅事露吏驗

初吏以長倩戒孫弘之語 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舉一良賢

為書以遺之曰五絲為緝倍緝為升倍升為絨倍絨
 為紀倍紀為縷倍縷為緇倍緇為緇倍緇為緇倍緇
 士之善為勳効名節而復如之勿爾其責茲楚貢曰管子
 桓公使貢楚濟汝水踰絕彼商絃淮南子曰蠶餌絲而
 方蠶吐絲也金墨子見之而興歎曰墨子曰蒼則蒼染於
 死故絕也黃五入則為五色亦不可園客繅之而上仙傳曰
 不愼非獨染絲治國亦然
 園客者濟陰人貌美邑人多欲妻之客終不娶嘗種
 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食其實忽有五色彩蛾集香草
 之助客收蠶而薦之以布生華蠶得繭百二十枚繭大如
 來每客養蠶亦以香草食蠶得繭百二十枚繭大如
 纁訖此一繭繅六七日絲乃盡乍想淑人之帶詩曰淑
 其帶遙思初仕之年謝靈運初去郡詩曰牽絲及元
 仕也應璩詩曰不悞釣有伊縉之美何維絲伊縉琴
 牽朱絲三署來相尋釣有伊縉之美何維絲伊縉琴
 聞野繭之妍無枝斬以為琴野繭之桐高百尺而伊絲

泉之為務亦生民之所先書注曰岱畎絲

錢

若夫布貨之用周禮曰外府掌邦布之出入注云布

泉其流行無不編也王錢刀之制風俗通曰錢刀俗
 泉作貨布大泉貨泉錢刀之制風俗通曰錢刀俗
 治生卒多得錢財者必有刀劍之禍也案漢書王莽
 造大錢作契刀錯刀五銖錢凡四品並行故稱錢刀
 也夏商之前其詳靡記漢書曰以前金錢布貨之用爾乃

太公九府漢書太公立九府園法注云園即錢也九

職內職幣職金上林三官漢書曰孝武時鑄赤反錢

皆掌貨財官也林三官非赤反不得行後又禁郡

國無鑄錢專令諸郡國錢皆廢銷天下非子母相權單
 穆之諫周景國語曰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輕

重以振救而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亦不廢
 有母權子而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亦不廢

重資能於無是乎有子權母而卒鑄大錢注云民患輕謂幣失其

物泉後轉曰重謂幣重物輕曰錢古輕重為制管仲之輔

齊桓漢書曰太公行錢法於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

散之則重桓公遂霸則有嚴道之賜鄧通使善相者

相鄧通曰當貧餓死銅山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謂豫

章之資吳淠漢書曰天下亡命者盜鑄錢富垆天致五分半

兩之名齊書曰建元元年文帝以五銖錢五年罷三銖四銖漢

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周契刀錯刀之制見上錢刀

二品十品之差大周禮注曰泉之始蓋一貨多至十品鑄

三銖四銖之異文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曰孝

索輔涼州之說以晉書曰張軌為涼州參軍索輔曰古

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太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

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安錢遂大復行五銖

以濟通變之惠軌納之立制准布用錢遂大復行五銖

賴其秀之漢川之利先書曰漢川悉以為南秦州都督

令用錢百黃牛白腹知漢祚之復興漢書曰公孫述

姓利之黃牛白腹知漢祚之復興漢書曰公孫述

當還青綺文襦駭神童之遽至洞冥記曰漢武升望

劉氏童皆着青綺而影動因名曰輕影錢五枚翫茲赤

以置帝凡前身上而影動因名曰輕影錢五枚翫茲赤

云何作法集此青鳧大搜神記曰青鳧其子有蟲其形如蠶種

得子以歸其母飛來就之殺其母以術錢之也其子考

肉好之制皆有輪郭注曰肉錢形也曰好貨肉好辨公

幼之殊漢書曰曰王莽改錢布之品小錢徑六分重一

次八分五銖曰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三十

次一寸九銖曰曰壯錢四十次因前大錢五十分是為錢

貨六使趙勤而不拜東觀漢記曰趙勤字益卿劉賜

時勤在傍賜指錢示勤曰拜乞汝不肯拜勞仙翁之見

呼葛仙翁別傳曰錢公使十錢使一人飛入公器中公至

於積彼水衡藏於少府漢書曰元帝時都中錢少府錢

節約故少府水衡欲賞賜寶此函方漢書錢圓函方

與舍同薄茲阿堵晉書曰王衍之妻郭氏貪鄙行口

及起曰却龐儉鑿井風俗通曰魏郡龐儉因亂失父

此阿堵物千餘萬遂巨富堂上作樂老蒼頭在厨中

鑿井得錢上老母我婦也婢以告母呼問事實復為

竊言曰堂上老母我婦也婢以告母呼問事實復為

龐公鑿井得銅買奴得翁邴原繫樹邴原傳曰復為

故拾以謂之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多原問其

戶為歛其錢嘉賓施之而並盡世說曰邴音好聚歛

超嘗令開庫任意取用散施都盡孔祐遇之而不顧

宋書曰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瓦石不異蒙閭敞之

見還汝南先賢傳曰閭敞字子張為郡五官掾太守

上後嘗舉家病死唯孤孫九歲嘗未死語孫云吾有

錢三十萬寄掾閭敞孫長來求敞見之悲喜取

誠不取孫曰祖唯言三萬今乃百三疑使五倫

而督鑄五倫漢書曰督鑄錢多姦巧尹無疑發此鹿

-5 275 35 910" data-label="Text">

臺周書曰武王克商發鹿銷其鍾虞後漢書曰董卓

小鑄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虞飛廉銅馬之屬以

克鑄馬故貨賤物貴穀石數萬又錢無輪郭文章不

事類賦卷下

八

歸或以貯壺中而通泉路齊書曰趙僧巖栖遲山谷

子路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尸至夜而通九泉別有聚

令貫朽京師記曰武帝漢興七十餘年國家無事散若

流泉漢書曰夫貨實於金利於刀流於人間剉水不竭鮑

蕪城賦曰孽貨掘地斯求魏書曰掘地求錢為弘農太守

皆田剉利銅山掘地斯求使魏人掘地求錢所弘農太守

孔宥輔國鑄鐘而表異唐書曰掘地求錢元中李輔國奏

錢除四方寧謐則願祈不消聖躬萬福一國祚無疆兇孽

鐘成祈子廉飲馬而見投風俗通曰穎川黃子廉或

見生塵殷仲堪集太子令曰朝廷為吾營宮室冬氣

再塵無賜之吾蒙月俸錢上或聞使鬼杜恕體論曰可

者誠也使神少則坐之堂下史記曰單父人呂公善沛

皆生賀蕭何為主進諸大夫曰多則藏之都內漢

不張安世以父子封侯無名錢以百萬數塘因華信

受道真錢塘記曰議曹華信一斗旬曰間來者如雲塘

募有成而謬云不復取土於是載泉亭於改錢塘百

成過絕湖魚一境蒙利縣本名泉亭私第近北邱于

姓懷德立埽聞王濟世說曰王武子私第近北邱于

埽錢布地竟埽魏文家事之占魏書曰文帝夢磨錢

宣弟植曰此陛下家時事帝欲淮陰亭長之賜漢書

信為布衣時數從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

患之乃晨炊蓐食信往不為具食信怒絕去及信為

楚王召亭人為德不卒或以敵戴碩之兒宋書曰戴碩

延興好學山陰有陳載者家富有錢三或以買王導

千萬鄉人云戴碩兒敵陳載三千萬錢或以買王導

之子晉書曰王導子悅為中書侍郎導夢人以百萬

錢買書悅意甚惡之後掘地得錢一皆藏閉而悅

之子晉書曰王導子悅為中書侍郎導夢人以百萬

果若其安息王面之象如其王面安息國以銀為轉效嗣王面馬

劉賓騎馬之形漢書曰劉賓國以銀為面嘲崔烈之銅

臭後漢書曰桓帝時開鴻都賣官崔烈用錢五百萬

人曰銅臭大笑江祿之鍾鳴有梁書曰江祿為武寧郡之

謂銅山物皆鳴鍾東應者也送謝諲而稱愧謝諲為

一東陽內書曰數多留少更錢以為愧留餞劉寵而逾清

續漢書曰劉寵字祖榮自會稽太守徵將作大匠山

陰民去治數十里有若耶水在山谷間五以老翁年

選受一大錢故寵相率共送寵人賈百錢寵謝之為或

聞成公之著論悠載馳驅唯錢是求朱衣紛素帶人當

豈耳虛言也聞使或以沈郎而得名小晉錢謂之興沈郎錢復

聞應彼白水漢官儀曰王莽篡位罷五銖更作小錢

瑞也興之翫茲紫石后鹽鐵論曰教人以紫石後幣與世金夏

刀始之物極而衰周官外府見上用布貨漢靈四出

日靈帝作五銖錢有散於四方乎後漢書謂之四出錢

將破壞此錢每出書曰廢帝摸效之景和沈慶之破

或細甚浮水宋書曰廢帝摸效之景和沈慶之破

通私鑄者謂之錢長不滿三寸以大小稱是謂之沉手破

劣於此者謂之錢長不滿三寸以大小稱是謂之沉手破

碎萬井成不復掬敬或姦聞摩質而姦或盜摩錢質而

取錢漫益輕薄而物貴注云鎔音銅屑也故道穆之論

尤精曰北齊書曰高私鑄薄濫官穆司糾緝稍薄道穆在

市銅以價深八十一又隨之以銅一斤私鑄者雖多奸鑄者

貫便今破置之有上銖殆欲不沉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

以潤記其始則一斤所成心以臣測之必當復私營不能
 自潤記其始則一斤所成心以臣測之必當復私營不能
 公計私鑄永安五銖錢賈誼之言斯極益多而輕乃更
 鑄四銖錢文為半兩除盜鑄令使民放鑄為巧者其
 法使然有起錢之情非殺雜為巧則不可欲禁其厚利
 罪黥然有起錢之情非殺雜為巧則不可欲禁其厚利
 微奸雖於此今日報其勢不止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
 阱歎積則利深邪盜鑄如雲起棄市之罪不足禁則錢
 必重而為利深邪盜鑄如雲起棄市之罪不足禁則錢
 故銅注於積猶多也禍誘也彼鴻都之聚後漢書曰
 不聽布云歷位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崔烈
 名於北州人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
 時因專母入顧親侍者西園之積桓帝置西園之論曰漢
 百僚畢會帝顧親侍者西園之積桓帝置西園之論曰漢
 曰悔不心帝顧親侍者西園之積桓帝置西園之論曰漢
 於號曰禮錢又續漢書曰靈帝咸賣官而鬻爵斯為
 政之大失若乃和嶠之癖馬癖和長與有錢癖已行

傳魯褒之神魯褒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
 癖魯褒之神魯褒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
 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三斗唾元誕之濫後
 之口錢多者居刺史在州貪暴大為人患有沙門
 書曰元誕遷齊州刺史在州貪暴大為人患有沙門
 為誕採藥還見問外消息對曰唯聞王貪願王早代
 誕曰齊州七萬家吾至來一囊矜趙一之貧趙一
 家未得三斗錢何言貪也一囊矜趙一之貧趙一
 賦曰文籍雖滿始興之戲宋書曰始興王濬嘗
 腹不如一籍雖滿始興之戲宋書曰始興王濬嘗
 宿復七年追取言使與人謬欲以戲淑淑致書曰聞之
 前志七遣年取言使與人謬欲以戲淑淑致書曰聞之
 次何其諸侯何一觀之李雅之賀僧珍雅罷南康郡
 恐宅居呂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千一萬怪其
 市宅居呂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千一萬怪其
 貴季雅曰一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千一萬怪其
 往賀署函曰錢一萬買宅千乃金錢也通強利則如刀
 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也通強利則如刀
 見泉散若氣或如雲氣境圖曰青雲之緹貫兮驚眼
 流泉散若氣或如雲氣境圖曰青雲之緹貫兮驚眼
 見水上細甚榆莢兮鯨文難用更令民鑄莢錢注口如
 浮水注細甚榆莢兮鯨文難用更令民鑄莢錢注口如

榆莢也文鯨文注見當千兮直百鑄後周書曰大錢元年當
上青綺文襦注當千兮直百鑄後周書曰大錢元年當
千與五日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備從之都軍用不
足劉巴曰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備從之都軍用不
間府庫原郭兮大輪齊書曰曹武為右衛將軍晚節
充足在雍州致見錢七千萬皆厚輪
郭揔金銀龜具之異誠難為而具陳也王莽創金寶
一銀寶二龜寶三貝寶四布寶五
泉寶六凡寶貨六種二十八品

事類賦卷之十

事類賦卷之十一

宋博士渤海 吳淑 撰註

樂部

歌 舞 琴 笛 鼓

歌

若夫瑤池白雲穆天子傳曰帝宴西王母於瑤池之

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治諸夏萬事平均吾願復來天

及西野將楚國陽春襄王者舊傳曰宋玉識音而善

而憎其似屈原也乃謂之曰子盍從楚之俗使人下

里巴人國中唱和者數百人既而曰陽春而曰雪朝阿蘿露

離者不過商吐角絕節赴曲彌高其中唱而和之林類優游於

拾穗進孔子曰適衛望之於野使子貢往訊之林類而行

不不留歌宣父傷嗟於獲麟孔叢子曰叔孫氏之車馬莫

豈識以為不祥子曰今何之衢將往觀焉遂泣曰子

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唐虞聞

越婦之采葛心乃越春秋曰采葛越之婦人傷越王用

以我采葛聽買臣之負薪漢書曰朱買臣以給食東薪書

行且誦書其妻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曰我年五十當富貴

今已四十餘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貴報汝妻憐被杖

之曾子杖擊之曾子參耘瓜而有項乃蘇厥根曾怒援大

得無疾乎退鼓琴而歌美投壺之祭遵書曰承後漢

為將取士皆用儒術對石崇之哂郭訥郭粲晉紀曰

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對石崇之哂郭訥郭粲晉紀曰

鄉訥不識曲那得言佳訥答譬如見西施何必識其崇姓

名美後孟嘉之答桓温仗絲不如竹竹桓温問嘉曰何謂

也答曰漸近自斯皆善於繼聲其禮曰善歌者使人繼

其妙能入神者也歌詩入神又聞匏竹在下人聲是

貴禮曰歌者在人聲也故手之舞而足之蹈詩序曰情

形於詠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上如

抗而下如墜禮曰如歌者上如抗下如是以堯民擊壤

逸士傳曰堯時有八十九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

漢宮連臂西京雜記曰賈佩蘭說求在宮時常以絃

五共入靈女廟地為節擊歌赤鳳采雲也聽峽裏之鳴猿

宜者都山川記曰巴東中峽猿鳴清山谷其嚮泠泠不絕聞

隴頭之流水知高幾里欲上者七日乃越上有清

四注流下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薰風既調於虞舜

聲幽噎遙望秦川心肝斷絕薰風既調於虞舜

可紀曰舜恭己無為歌南風之薰兮詩曰南風之時兮

今麥秀更傷於箕子生史記曰箕子傷朝之周欲過故殷墟不可

欲泣則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所詠之曰麥秀漸

也民為雖門得韓娥之妙過列子曰韓娥東之齊匱糧

人善娥薛譚伏秦青之異博物志曰薛譚學謳秦青

之遺聲乃撫節悲歌聲振林木未窮其技而辭歸青餓於

響乃行雲譚乃謝求返木御雲天馬之辭曰舜為賓

客禹為主兮注云禹為主受舜禪也旦或旦明明相

華旦或旦兮注云禹為主受舜禪也旦或旦明明相

代也漢書曰武帝時馬生渥洼水也天馬歌曰天

馬來兮漢書曰武帝時馬生渥洼水也天馬歌曰天

涉夷沙兮寶鼎靈芝之瑞漢書曰武帝得寶鼎於汾

四夷沙兮寶鼎靈芝之瑞漢書曰武帝得寶鼎於汾

論功延壽命兮光此都配上帝兮象太微參日月兮

應圖延壽命兮光此都配上帝兮象太微參日月兮

輝光梁塵為之而自飛者魯人虞公發聲清泉蓋動

莫能及也學者行雲為之而忽止秦青注爾其馮諤

彈缺史記曰馮諤見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

車與矣復歌曰長缺歸來乎出無與遷之家孟嘗君不入悅

甯生飯牛淮南子曰長缺歸來乎出無與遷之家孟嘗君不入悅

至日異哉後歌者非常橫汾壯觀漢書曰武帝幸河東祠

入也命後歌者非常橫汾壯觀漢書曰武帝幸河東祠

流歌曰汎樓船兮濟汾過沛遲留布還書曰高祖破黥

宮之悉召故人父老子弟歌曰酒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十加

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之悠揚六引沈約宋書曰

兮守四方兮謝靈運樂府會吟行曰六引宮引本第

引本第引謝靈運樂府會吟行曰六引宮引本第

音繁纏綿九秋嚮雅舞播幽蘭丹唇含九秋妍節吐清

盤曳履嘗聞於參也納履而踵决曳履而歌商頌聲

出金地若鼓盆復見於莊周莊子箕踞鼓盆而歌惠

乎巨室而我嗷嗷然哭而隨之甚手莊子曰命且偃然寢

至於石城莫愁石城今樂有女子名莫愁者亦名石城樂

愁聲因有此歌北園瑣女魏文答繁欽書曰守宮王

是日與神通寤而悲吟哀聲激切體若飛仙于今十五

而容振袂徐進揚蜚激青角揚白雪接孤聲赴危節

於氣應風律網羅韶濩囊括鄭衛者也吐角含商上見

楚國陽阿激楚風激楚陽阿皆曲名也雪流鼓棹泛

滄浪之水濯我纓滄浪之歌曰滄浪兮可以倚

瑟望邯鄲之路漢書曰張釋之為中郎將從行至霸

豐人道曰此走邯鄲道也慎詠之元首歌曰帝庸作

哉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陳其九序功惟九

以九歌惟歌勸壞後人既唱於管仲得於魯春秋曰管

殺已役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為汝唱汝為我

其和適得其役所倦亦得其道甚遠管子可謂能用事

乘猶少其決河曾傷於漢武悼功曰天子既臨河決

伯子何不仁記濫不止兮愁吾人鬻桑浮兮淮泗滿

寺不反兮水維緩於是塞瓠彈劔每想於子由家語

高麗武卷二

子而歌於匡謂子路曰歌予和汝子路彈蓋世復悲於

項羽歌項王曰項羽軍壁垓下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

有傳於子夜晉書曰孝武太原中琅邪王軻之家有

歌亦有鬼聽彼綿駒謠綿駒處昔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

曼聲宛轉列里老幼喜躍并舞長歌清響紆餘日悲機詩

響青止如槁木下見如墜如抗端如貫珠禮曰中歌者倨中

貫珠如夏后三賓之獻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馬嬪于

言上美人於天帝得天樂以下也帝俊即帝舜注太康

五子之須旬書曰太康尸位以逸豫於洛汭作五子之歌

仲尼陳蔡之厄莊子曰孔子與弟子謀者皆素衣冠送之於易水

文王姜里之拘姜里歌也詞曰姜里道溷溷濁煩兮

使我愆兮幽閉牢阱由其言兮邁我四兮憂動勤兮

荆軻之渡易水燕丹子與知謀者皆素衣冠送之於易水

壯士一荆軻起為壽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細君之入

穹廬漢書曰漢以江都王女細君妻烏孫王

穹廬為室兮心傷願為黃鵠兮歸故鄉居師乙見傳

而盡妙如禮曰子貢問師乙師乙曰賤工也何足以

問其所宜請誦其靜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正

者宜歌頌廣而靜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正

好禮者宜歌小雅正而靜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正

年特善而難踰弟漢書曰李延年善歌能為新聲與

雙飛入懸瓠竹堂賞詠言之清麗後漢書曰高祖征

紫宮

瓠左大竹堂樂作酒酣高祖歌曰日月光天願從聖主不曜
 江左一隅兮獨未照彭城王歌曰日月光天願從聖主不曜
 登衡會萬國誠兮混外鄭變歌曰舜舞于戈揚兮
 天地闢率上來賓兮莫不歷鄭變歌曰舜舞于戈揚兮
 天下歸文德遠依兮莫不歷鄭變歌曰舜舞于戈揚兮
 兮九地而戴日兮莫不歷鄭變歌曰舜舞于戈揚兮
 文王政教兮真未江沼寧知大道風兮明宋四表歌曰
 月含清韻之虛徐世說曰王曇首年十四五便歌諸
 名家東府上無由得聞諸妓又具句王說謝公意謝後
 出東府上無由得聞諸妓又具句王說謝公意謝後
 頭看北林卒曲便去妓白謝公曰此王郎歌也舉別
 有葛天八闕葛天氏春秋曰八闕梁鴻五噫曰梁鴻決錄
 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噫顧瞻帝
 京兮噫噫宮闕崔嵬兮噫噫民之劬勞兮噫噫遠未央兮
 噫噫宗廟不聞而悲夫子反之必論使反之而後和之善接
 輿已而論語曰楚狂接輿者不可諫而過孔子曰鳳兮鳳
 兮

政已而始之從覆鄂君之繡被說苑曰襄城君始封之
 君驕之立乎流水上楚大夫莊辛過而悅之曰臣願把履
 而稱曰君獨不聞襄城君忿然作色而悅之曰臣願把履
 鍾鼓之音越人擁楫而歌曰方今夕何夕兮舟中流會
 今說君兮君不得與王同舟山有木兮木而有枝采南
 山之紫芝崔琦四皓頌曰昔有南山四皓者是也秦世道
 滅德消坑黜儒術於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四馬
 遠逝擘擘紫芝術於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四馬
 高蓋其憂甚大富貴畏夢兩楹兮曳杖禮曰孔子蚤
 人兮不如貧賤之肆志乎隱首陽兮采薇武王克
 道遙於門歌曰太山其萎乎隱首陽兮采薇武王克
 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隱首陽兮采薇武王克
 般伯夷叔齊恥之亂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彼
 西伯夷叔齊恥之亂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彼
 夏忽焉安居矣觀搏髀撫絃之怨秦相堂上作樂所貨
 我適安居矣觀搏髀撫絃之怨秦相堂上作樂所貨
 浣婦自言五羊皮臨當別行烹乳雞今適富貴忘我
 初娶我兮五羊皮臨當別行烹乳雞今適富貴忘我

為其妻也驚繞梁動葉之奇洞冥記曰漢武帝使董
 乃其妻也驚繞梁動葉之奇洞冥記曰漢武帝使董
 樂歌聲繞梁三至與帝晏歌奏春歸之嘉有辭之津女
 列女傳曰趙簡子南擊楚津吏醉不能渡怒將殺之
 津吏女始持揖而前曰昔父聞君東渡不測之水恐
 風波之起故禱九江三淮之神不勝巫祀盃酒餘瀝
 醉至於此矣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祀盃酒餘瀝
 少一人始曰願備員用揖遂與渡中流奏河激之醉
 曰升彼河兮西觀清水揚波兮杳冥禱兮福兮醉不
 醒誅將加兮行勿疑簡子大悅立為主將歸人偉守節之陶
 呼來棹兮加行勿疑簡子大悅立為主將歸人偉守節之陶
 妻悲列女傳曰魯陶嬰妻者夫死守志不與歌詩曰
 夜半悲鳴想起故雄七年不雙死頸獨宿不與歌詩曰
 泣下數行嗚呼悲哉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况於其
 良雖有重行齊莊拊楹而及禍左傳曰齊莊公通於其
 終不可重行齊莊拊楹而及禍左傳曰齊莊公通於其
 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入于原壤登木而見譏禮曰原
 室公拊楹而歌行弒之故曰詩言志歌永言其義在斯
 死然執女手之拳然故曰詩言志歌永言其義在斯
 斑然執女手之拳然故曰詩言志歌永言其義在斯

書曰詩言志歌永
 言聲依詩言志歌永
 律和聲

舞

夫舞者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見下問數故曰樂以

舞為主魏名臣奏曰凡舞為樂之容注見下非徒明德

史記曰孝景皇帝元年詔御史曰蓋亦將象功魏名

舞所樂所以象君之功習干戈於春夏學羽籥於秋冬

禮曰春夏學羽籥則有迅如飛燕飄若驚鴻樂府雜記

鴻容也或象驚李陵之別蘇武漢書曰李陵在匈奴

異域起舞屬之別長王智之嫌蔡邕後漢書曰蔡邕坐

太守王智餞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為報智銜之

慮不免禍乃亡命瞻彼兩階尚書注于楮羽翳皆舞

誕敷于羽文德階舞行八佾禮曰四面舞行八佾懸王戚兮朱干

皮弁兮素積禮曰季夏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而舞大

夏聽籥師之傳教祀周禮曰籥師掌籥之舞賓客享食則亦

如識旌人之舉職凡周禮曰旌以人掌教舞散樂舞樂

其燕樂舞皇祈早曠帳祠社稷周禮曰舞師掌教兵舞

帳舞皇祈而舞社稷之祭祀教注云四方而舞四方之祭

也早曠之事謂雩既垂手而側弁垂手又詩云側弁

之俄屨亦執籥而秉翟籥詩曰左手秉翟觀彼行綴察其

勞逸禮曰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治民逸周穆嘗駭

於束芻之使穆王與美人觀之草人以手招美人王

怒齊武不容於簪筆齊書曰永明中舞人冠幘並簪

舞不受言何事簪筆豈有身服若乃西楚拔劍曰史記

朝衣而足恭謙履於是去筆因擊沛公莊入曰軍中

無以為樂請劍舞拔劍起舞項伯亦起舞以身蔽

公沛東夷荷矛樂持矛舞助生也躡躡不已詩曰坎

躡躡我傲傲未休舞詩曰傲傲或見稱於鵠鵠補書曰王導

尚起著衣憤令坐上擊節為應傍若無人傾想或被責

於沐猴醜樂作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聞坐

上皆笑蓋寬饒劾長卿為謝乃解而爾其取彼成童

則曰年三十舞樂成教之小舞周禮以教國子小舞之

童舞象二十舞大夏教之小舞周禮以教國子小舞之

兵事以干宗廟以羽以周禮注云于舞者兵舞也兵事

手之足之詩序曰詠歌之不足也進旅退旅禮曰

退旅絃匏鼓致右而憲左禮曰孔子問賓牟賈曰武

簧會手拊鼓致右而憲左禮曰孔子問賓牟賈曰武

武坐也注武周舞也言武再始兮三步見禮曰再始以

著往復亂以盟津還歸二年遂伐之故武舞再更始復

象武王至亂以盟津還歸二年遂伐之故武舞再更始復

亂謂鳴鏜而值其驚翻詩云值持也鵠翳也舞者所持

退以整歸也值其驚翻詩云值持也鵠翳也舞者所持

以指曳茲蘭緒鶴飛兮蘭曳緒白忽鴻翥而龍游武

仲舞賦曰體若游龍袖如素霓曹子建七啓俄縈塵

曰長裙從風悲歌入雲翻爾鴻翥然息沒俄縈塵

而集羽女其舞年拾遺記曰燕昭王時廣延國獻二舞

一曰集羽之從宛轉揚徵兮騁角揚徵兮騁角結風

若羽集羽之從宛轉揚徵兮騁角揚徵兮騁角結風

兮激楚之舞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妙若夫問數於

衆仲對傳曰天子考仲子之官將萬馬公問羽數於衆

節故自八而下風振萬于夫人欲盡文夫尹子元

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泣曰先君以是舞也亦

異龍朔之一戎大定唐書曰龍朔元年三月一日營新

教之舞名之一戎大定唐書曰龍朔元年三月一日營新

象親征遼東而用武之勢也調露之六合還淳唐書

露初上御洛城南樓賜宴懿夫唐之上元唐書曰新

造上元之舞圓丘萬澤大廟漢之文始廟奏武德文

祠享然後用此舞餘祭並停漢之文始廟奏武德文

始舞五行俯仰屈伸北舒疾樂之容也發揚蹈厲禮曰

蹈厲志在鷹揚驚旌夏之忽來舞左傳曰宋公享晉侯

也言志在鷹揚驚旌夏之忽來舞左傳曰宋公享晉侯

去旌卒享歎象箭之為美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觀樂

猶有憾注曰致太平嘉陸遜之受賜曹休上與孫破

大者酒酣命舞解鄙顧譚之不止召顧雍父子孫權

其孫譚醉譚時為舞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孫權

極權譚醉譚時為舞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孫權

詞責之君王以舍垢為德臣下以恭謹為節何有舞

不責之君王以舍垢為德臣下以恭謹為節何有舞

師經之撞魏文史記曰師經撫琴以琴撞魏文侯

君於文侯為戒晏子之慙晉使晏子春秋曰晉欲攻齊

徹樽更請之范昭曰調成周之樂侍者酌樽進之晏子曰

臣慙不習范昭趨而出昭歸報曰齊未可伐也臣聞陶

謙之勝人吳書曰陶謙為舒令郡守張磐謙恥為之

日轉則不當轉邪見長沙之益地諸王漢書注曰景帝時

稱壽歌舞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帝乃以武陵

陽益陵馬及夫六成功立四伐威行禮曰夫子謂實年賈

也揔干而坐周召王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減

武亂皆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成於中

公右六成而後綴以崇天子來振之而駟伐盛感於中

厲象威武時也皆坐謂失行則皆坐象以文止武

也每奏曲一終為一城南國是疆荆蠻服也復綴反

夾舞者振鐸以為節也一擊五伐鞞聞曹植歌序曰

漢靈時李堅善舞遭亂播遷帝聞拂見楊泓

序曰自到江南見白符舞或言白鳧鳩廣延既銜於

無迹綽約絕妙或燕昭王即位廣延既銜於

矜其體輕體輕能掌上趙飛燕超趨烏集

弛縱弛之舒緩貌且舒緩也超趨烏集

指鷓鴣音篇拉赴節奏以投袂陸機賦曰

遺聲而當指顧而應聲赴節奏以投袂漢有延年

之善漢書曰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兄延年知音善

人立難再得上歎息曰世豈有此人乎平陽公主因言

事類賦卷十一

延年善舞由是召見實魏有馮肅之能肅曉知舞師馮

名駭操干之刑大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為月其

齊為日操驚拔戟之其寧父操嘗於呂蒙舍會酒酣其

能未若蒙之工也因操刃持楯以身蔽之周武王之

山立功見上六成唐高祖之龍興武書曰郊廟祭享奏

變象龍興參野二變象克靜關中三變象華夏賓伏四

風起而纓綏乍拂拾遺記曰廣延國獻善舞者於燕

歛起二人隨風宛轉殆不蓮開而掘柘初呈樂苑曰

拓枝曲商調有振柘枝此舞因曲為名用二女童帽

施金鈴於轉有聲其來也於二蓮花中藏之花拆而

舞後見對舞相呈實斯繁態之萬變雖辯捷而難名

伊朱絃之雅器含太古之遺美說文曰琴者禁也神農所作洞越練朱絃

二絃扣清徵於雲和韓子曰師曠鼓清徵於地上圓丘

奏激流泉於綠綺傳玄琴賦序曰蔡邕有流泉曲天

神女落霞洞冥記曰漢武帝嘗夕望東邊有青雲俄

於樓上握鳳管之簫舞落蔡邕焦尾搜神記曰吳人

蔡邕聞其暴聲曰此良桐也因削以陶潛撫之以寄

意宋書曰陶潛不鮮聲音而畜素琴必子彈之而為

治家語曰交子賤治單父周公之善越裳琴操曰越

所文公之拘姜里琴錄曰文王為西伯種德脩仁紂

鼓之王憂愁援琴而傳古法於嵇康世說曰會稽賀思

月中庭稱善便與交語自云是稽中散謂賀云卿手下

極快散賀於遂傳之未備今授以感幽靈於女子世說伯曰

廣陵散賀於遂傳之未備今授以感幽靈於女子世說伯曰

嘗感劉惠明中升亭而宿是夜月華露輕敬伯平生敬然鼓

琴感劉惠明中升亭而宿是夜月華露輕敬伯平生敬然鼓

撫此琴歌曰女和之下深幕垂月照孤琴空絃益宵淚誰

憐此琴歌曰女和之下深幕垂月照孤琴空絃益宵淚誰

子盪君若乃前廣後狹之制圓天方地之儀長琴書曰六

寸法菴數也前廣後狹尊卑之象也或懸壁以為戒

上圓而斂象天也下方面平池地也或懸壁以為戒

舞二國史曰周師經仕魏文侯善鼓琴文侯將殺之起

乞申之一言而死文侯曰寡人過矣乃捨之懸紼於壁以為

戒或去軫以觀辭韓詩外傳曰孔子適楚至於阿谷

婦人對子貢曰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

觀其人對子貢曰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

而無心對五音不野知安能調琴陋衛女思歸之引樂府

太子將納之衛大夫諫曰今衛女賢必不聘我聽亦不

賢不得援取琴太子思歸遂引自縊而思伯奇違養之悲

楊雄琴清英曰尹吉甫見水仙賜其美藥伯奇思念養

江中衣苔藻忽夢見水仙賜其美藥伯奇思念養

親揚聲悲似伯奇聞而學之吉甫聞船玩之有龍鸞之

狀西京雜記曰龍鳳鸞古賢列女之象也金聽之有志

義之思禮曰聽琴瑟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師襄既拱

於夫子家語曰孔子益矣矣孔子於師襄子曰琴

已習其教可以益矣矣孔子於師襄子曰琴

其志可以益矣矣孔子於師襄子曰琴

繆然深思馬有所皇然高望而遠眺曰丘殆得其人

矣黥然黑頰然長曠然如望羊奄有四非文王其人

孰能為此師襄子曰其傳曰文王操對伯牙亦哀於子期

曰善哉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伯牙志在泰山子期

曰善哉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伯牙志在泰山子期

伯牙善哉湯絕絃終身不復鼓死則有寒山之榦張景

伯牙善哉湯絕絃終身不復鼓死則有寒山之榦張景

命曰寒山之桐出也龍門之枝空桑之美周禮曰空

太冥注太冥北方也龍門之龍門之木高百尺而無技嶧陽

之奇尚書曰嶧陽孤桐中琴瑟則九星而象六合書

白琴本七絃在宮商角徵羽文武也後漢蔡邕又加二

象六應八風而法四時為書曰五天兩地之義也上廣

解題云雉朝飛操者齊宣王時處士犢沐子所作也

仰天嘆曰聖王在上思及草木鳥獸亦曲名爾我伯喈之

許顧雖異江表傳曰顧雖少從蔡伯喈學鼓琴伯喈貴

名皆同鄒忌之識齊威周書曰鄒忌以鼓瑟見齊威王

鼓琴鄒忌推戶入曰善哉鼓琴也王勃曰然不悅去琴

按劍曰夫子見之未察何以知其善王勃曰然不悅去琴

溫小絃廉折以清推之深而釋之舒均諧至於禮著

坐遷禮曰先生戒琴瑟在前傳聞踞轉左傳曰張路輔

琴漢則文姬將蔡邕別傳曰琰字文姬陳留人漢中郎

邕曰絃絕琰曰第二絃吳扎觀化一知興亡之琰曰師曠吹

律識南風不競由此魏稱盧女有樂志曰魏武帝宮人

叔學鼓琴也七歲入漢嗣宗之見孫登公孫登傳曰登字

山嘗被髮端坐巖下道遙鼓琴阮嗣宗造之因穆丘

之迎漢武列仙傳曰穆丘冠章甫擁琴來迎憐窮士

之授楚琴操子曰三士窮操者其思革子之所作也楚

王寒之賢而好士俱往見之至於嶽巖之間空柳之下

推衣糧與之嘉穀設鍾鼓以樂之革子愴然有憂於楚

哉之意援琴而鼓之
 文子叔愆子竊慕大
 間逢飄風暴雨衣寒
 為樂不肖推糧與臣
 設樂誠不敢酣樂也
 收子黃金百斤命左
 孔子所龜山作曲喻
 退而望龜山作曲喻
 谷之調五曲先生其
 示馬融王允董卓皆
 命之鼓琴必正坐操
 捨琴興對凡鼓小曲
 左傳曰穆姜使擇美
 擯自以為觀與頌琴
 有繞梁齊桓之重號
 石方期於思話宋書
 祖登鍾山北嶺中道
 有盤石清泉上古

使謂曰石上彈琴因
 酒調曰石相賞有松
 義三鎮遊絃廣陵止
 其三吾東巡長給正
 以吾好音長給正聲
 里晉書阮瞻字千里
 終日潘岳每令鼓琴
 柳世隆少立功名晚
 公雙瑣為士品第一
 垂簾鼓琴在朝韻雅
 學琴於中能移人三
 在東海中人習之海
 牙曰子居但聞海將
 延望無人居但聞海
 移我情矣刺船迎之
 成連回刺船迎之而
 操見文王拘指擊稱
 工禮曰牙搏拊瑟四
 代之樂器也

措居操縵盡妙禮曰不能學操桓譚被責以失次漢觀

八上嘗問宋弘道通之士弘嘗薦譚善鼓琴喜鄭

聲謝上久乃遣弘言其故不復令譚給事中見弘戴述循

失次謝上久乃遣弘言其故不復令譚給事中見弘戴述循

聲而赴召晉太宰武陵王暉聞其能琴使人召焉善鼓

對使引者前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暉怒云

乃更引其况述述亦能樂聞命欣然操琴而往或云

晏龍初製山海經曰帝後生或曰神農始造曰昔者

神農造琴以定神禁浮僻去邪慾反其天真者也舜

彈五絃之琴而天下治堯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也

趙師之辯吳蜀步唐書曰趙師字耶利善琴貞觀初獨

綿綿徐逝國士之風蜀聲躁漢宣之得龍趙錄曰雅

急若激浪奔雷亦一時俊爽漢宣之得龍趙錄曰雅

也宣帝元康神爵間丞相奏能鼓琴者渤海趙定梁

國龍德皆召入見溫室使鼓琴爾乃沂公韻磬補國史

時間燕為散操多為之涕泣者爾乃沂公韻磬補國史

李汧公勉雅好琴自斲桐為之多至數百張張生響

求者與之有絕代者響泉韻磬自保於家張生響

泉張茂樞響泉記曰余家世所寶琴書圖畫廣明之

代也閔子初駭於取鼠鼓琴馬閔子自外聞之以告

會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

為幽沉之聲夫子何感一至於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

孔子曰然嚮見猫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為之音也蔡

邕始驚於捕蟬後漢書曰蔡邕隣人以酒食召邕此

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返向鳴蟬問其故邕具

以告彈琴者曰我何也遂返向鳴蟬問其故邕具

飛螳螂為之一前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傷中散之被

刑竹林七賢傳曰嵇康臨刑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袁

倚哀而悲向風而聽阮籍樂論曰漢桓帝聞楚琴悽

絕晒師曹見鞭之左傳曰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爾其

善哉為聲若此足矣昔季流見文王之思士琴錄曰

向風而鼓琴聽之者淚下太公望乃援琴而鼓之

大公於渭陽太悅以為師號曰太公望乃援琴而鼓之

周子其是耶遂以為師號曰太公望乃援琴而鼓之

有文王思士之意故美琴高之養性琴書曰琴高以琴

四後遊舞玄鶴於郭門韓鶴二自南方來集於郭門

邑受清風於上景實中書曰賴疾七日不食鬼飛冥冥如

升苗景在雲霧中於女仙人蘆至有明光宛轉續均

諧記曰王彥伯嘗至吳郵亭維舟理琴見一女子披

惟而進取琴調之似琴而非聲甚哀彥伯問何曲答

曰此曲所謂楚明光也唯絃受夜能為此非聲自曲以

外傳者數人而已彥伯欲請受女曰此非豔俗所宜

唯岩棲谷隱可以自娛爾鼓琴且歌畢止於東榻

遲明辭去琴錄曰曲有中捕清暢志清看客清宛轉

清霹靂蔡侯遇風雷霹靂畏懼而歸作此遊九臯之澤

篋引霍里高所作松間風入石上泉流松譜有風泉

即公無渡河曲

二季鷹之哭彥先喪家曰常以琴置靈座上張季鷹及

往哭之顧彥先復能賞此否賈子之對應侯曰說苑

數出曰顧彥先復能賞此否賈子之對應侯曰說苑

侯與賈子坐聞有鼓琴聲應侯曰今日琴一何悲也

賈子答曰張急調下故使之悲耳夫張急者良材也

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亦有蔡氏五弄琴譜

曲有蔡啓期三樂家語曰孔子遊於泰山見蔡啓期

邕五弄啓期三樂家語曰孔子遊於泰山見蔡啓期

子問曰先生何為也對曰吾既為人貴吾既不

為人一樂也男尊女卑對曰吾既為人貴吾既不

見日月不免襁褓處常得終又何憂哉孔子曰善

之常死者不免襁褓處常得終又何憂哉孔子曰善

曾子殘刑一琴錄曰殘刑操而作此商陵別鶴曰商

陵牧子娶妻三年無子為別鶴操師文雲浮而泉涌瓠巴

欲為改娶乃援琴為別鶴操師文雲浮而泉涌瓠巴

鳥舞而魚躍從列子曰瓠巴鼓琴鳥舞魚躍師文聞之

得之矣於是當春而中商絃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

木成實秋而叩角溫風徐迴草木發榮夏而叩羽霜

雪交將下川池暴凋冬而中微陽光熾烈堅冰鍾儀之

操南音左傳曰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其族曰伶

不背本也樂土師曠之調清角韓之子曰晉平公登祁

角師曠曰不可昔黃帝合鬼神於清途兩師洒道虎

六蛟龍畢方並館蚩尤居前風伯清途兩師洒道虎

君德薄不足聽之鳳凰不聽師曠不得已鼓之一奏

雲從西北方起再奏大風隨之裂幃幕破俎豆墮廊

瓦坐上散走平公恐伏于廊室晉國大旱赤地干

里周人避之於岐山琴操曰岐山所操周孺帝弃之於

大壑頊於此棄其琴瑟郭璞注云孺義來許彈薰風

而解愠兮禮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時兮可以阜

吾民之鼓緇帷而講學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

鼓瑟歌亦嘗誅茲在御詩曰琴瑟靜好痛彼俱亡晉書

獻之卒兄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柩坐取獻之琴彈

背疾遂貴裂相如之挑卓氏史記曰司馬相如素與

月餘亦卒孫以琴心挑之文君竊從戶窺心悅恐不

好音故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竊從戶窺心悅恐不

得當荆軻之堪秦王史記曰荆軻左把秦王右提其

也羅毅單衣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可超或傳之濮

水琴聲為晉平鼓之濮水或受自華陽靈異志曰嵇中

數十里稱善中散撫琴呼之曰君何操琴先作諸弄而

聞空中稱善中散撫琴呼之曰君何操琴先作諸弄而

是古幽而就於此數千甲矣聞君彈琴幽曲清和故

來聽爾而中散共論音聲受之以琴授之得誓不

亦手持其頭與中散絕倫中散受之以琴授之得誓不

得教晉王之感孫息琴能人寡人悲乎孫息曰今處高

他教晉王之感孫息琴能人寡人悲乎孫息曰今處高

臺家于連屋重戶藿肉漿酒倡樂在前難所止如

乃譚少失父母長無兄嫂當道獨居暮無所止如

者乃可悲爾乃援琴而鼓之晉雍門之悲孟嘗曰
王酸心哀薄曰子來何遲也
門周以琴元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能令我悲
乎周曰所能令悲者先貴後賤先富後貧屈折墳壓
無所告訴今足下千乘之君雖有善琴木能使足下
悲也然千秋萬歲之後高臺傾曲也壑墳墓既以平
嬰兒豎子樵採者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夫以孟嘗
君尊貴乃若是乎孟嘗君遂泣下垂臉周引琴而鼓
之徐動宮徵拂羽角孟嘗君涕泣增哀下而斯豈聲
就之曰聞先生鼓琴立若破國亡邑之人也

笛

惟鐘籠之脩斲兮生萬仞之石谿鍾籠之竒生兮于
終南之陰崖託九城之孤琴臨萬名不假飾於雕鏤稟
自然之天資馬融製長笛賦曰昔庖羲作琴神農造瑟
女媧製笙恭辛為埙倕之鍾叔之籥
成器唯笛因其天資不切變其材代而吹之其聲如北

學龍吟兮相似流見下水注鴻截馬適兮易持賦曰刻其
上孔通使易持截蔡邕識高遷之異吳文士傳曰祭
以當適使易持截蔡邕識高遷之異吳文士傳曰祭
會稽高遷亭見屋東間第十六漢祖驗昭華之竒京
竹樹可為笛取用果有異聲
雜記曰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
稱言其尤異者玉笛長二尺三寸六孔名曰昭華之
瑄考其清濁之制樂纂曰歌聲濁者用短笛辨夫長短之
宜常願陛下保壽無極爾其伐昆谿之翠竹黃帝使
伶倫伐竹於昆谿而翦雲夢之霜筠也樂書曰笛者
作笛吹之於鳳鳴而翦雲夢之霜筠也樂書曰笛者
成筠翦雲夢之異韻為氣出以精列融為督郵無留事
臥郡平陽塢中注有落客舍逆旅吹笛為采延露與巴
氣出精列塢中和注有落客舍逆旅吹笛為采延露與巴
人馬融長笛賦曰綠水上擬法於韶箭南籥中人則有臥平
陽之塢精列塢中和注有落客舍逆旅吹笛為采延露與巴
陽之塢精列塢中和注有落客舍逆旅吹笛為采延露與巴

忽有諸生壯勇行歌止宿鬼吹五孔那得徧笛手我為汝
 得攝笛諸生便笑謂汝止宿鬼吹五孔那得徧笛手我為汝
 吹來鬼云謂我少雄雞從者並雞雜聲生聆宋同之
 新引沈約宋書曰鼓箏宋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張華聽朝
 霞之變聲唐書曰雅樂朝霞能承意變聲頗符笛進上旨由
 是有固可以滌邪納正風俗通造也本出羗帝時上旨由
 也所以滌邪納正風俗通造也本出羗帝時上旨由
 正也所以滌邪納正風俗通造也本出羗帝時上旨由
 物穢神喻意既矣若乃傳妙理於馬融序曰融長笛賦
 音能鼓美脩能於丘仲規正注邪加之既自於君明融
 長笛賦曰易京君明識五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
 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注云京房字君明脩
 易京曰減之復因於奚縱八寸纂元嘉九年太樂令鍾
 奚宗減又減為三尺七寸四分六寸五分或起路傍之
 奚宗減又減為三尺七寸四分六寸五分或起路傍之

愁樂纂曰折揚柳枝下馬也梁朝歌云快馬不須或以助
 軍中之勇樂纂曰壯勇而樂和細絲高竹不可用上使慮
 悲聲感人也卒別有黃門之署於黃門之高二廊桓譚
 新論曰漢之三主東箱之制樂纂曰劉和之二東箱向
 秀悵悵而思舊康呂安向秀思舊賦序云余少與嵇
 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疇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嘆
 賦之故作王愷忍暴而殺妓置酒王導王敦俱往女愷嘗
 吹笛一小坐愷意便令黃門歌聞夜者已訝神奇
 殺之笛一坐愷意便令黃門歌聞夜者已訝神奇
 記曰永嘉中泰山巢氏先為相縣令居在晉陵家婢
 採薪忽有一人隨婢還家不使人見形者唯婢而
 已每與婢飲晏輒吹笛而歌曰聞夜生以寶煙竹
 清長笛亮以鳴若欲知我者郭名長生以寶煙竹
 者忽驚裂碎以為笛聖如鐵石以遺李村舍吹笛竹天
 者忽驚裂碎以為笛聖如鐵石以遺李村舍吹笛竹天

於岸第一嘗月夜既江與舟吹之寥亮逸發俄有客立
 指粉碎客散不見及所破舟着記疑其較也應石崇每
 賞於宋偉崇世說曰謝仁祖妾阿紀之妹曰宋偉謝氏魯矜於阿紀
 誓死說不嫁謝仁祖妾阿紀為北中郎設權詐以謝阿紀為妾
 不與終身李半瓜洲之逸思於瓜洲舟楫其秋夜初發
 調群動皆息及數奏微風飄然而至桓伊青谿之遺
 又俄傾舟人賈客有怨嗟悲泣之聲桓伊青谿之遺
 美晉書曰桓伊字叔夏善音樂有蔡邕柯亭笛嘗自
 上過微之便使人謂之曰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
 伊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牀為作三調
 客弄訖交一車去傳於樂府有折柳兮落梅折楊柳落
 名起自羌人見飛鴻兮流水馬融長笛賦曰近世雙
 聲及已龍吟又曰水中不見已截竹飛吹之

鼓

鼓動也含陽而動者也之古陰萬物含陽而動也冬至若
 夫鼉鼓逢逢蒙叟奏公靈臺應春分而著義
 春分而音象萬物鼓當啓蟄以施功周禮曰凡冒鼓
 皮甲而出故謂之鼓當啓蟄以施功
 聞臨平之擊石異苑曰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山崩
 取蜀中桐樹刻作魚形扣之則見南郡之銘銅志虞喜
 鳴矣於是如其言聲聞數十里見南郡之銘銅志虞喜
 郡建武二年四月有銘南坎其擊鼓宛丘之下陳詩伐以
 鉦人詩曰方叔率鉦御之田祖詩曰琴瑟擊
 耆之賈桴禮曰七鼓賈桴葦也
 掌土鼓注以毛土訝雷門之鵠飛
 為匡以革為面土訝雷門之鵠飛
 鼓元嘉中居人祀山神乃推此鼓數十里聞如打鼓
 之響相傳云此山有鵠飛入會稽郡雷門鼓中打鼓

聲破洛陽此鼓見之後一白逆賊孫思驚建康之驚翁劉或定軍

以驚之擊也昔吳王夫差啓蛇門而蛇門聞馬後疑鼓於

雙鷺從鼓飛出有爾其廣首纖腹之制大者瓦小者鼓

而皆廣首八面四足之奇夏通禮義纂曰建鼓大鼓也

曰雷鼓者周禮替勝掌播鼓如鼓而或狀如博局

正樂曰節鼓如博局中開圓孔或形同麝臍錄曰齊

鼓如漆桶大頭設齊於擊其小而導其大懸鼓周

為大鼓導引故曰胤先擊小鼓應在東而懸在西廟堂

西下懸鼓在東姚泓既駭於石鳴後秦記曰姍泓永和

雉數百里野李陵俄知其氣衰擊鼓起七鼓不鳴陵曰

有吾女子氣少衰而鼓不起何耶軍士豈承乾聞玄素之

諫唐書曰太子承乾嘗於宮中擊鼓聲聞於外張玄

毀孫挹遭高爽之譏南史曰孫挹為延陵縣令國子

爽出從閣下過取筆書鼓面云徒有大大則有製自

腹了自無肝腸面皮如許厚被打未遠央則有製自

黃帝其皮為鼓而聲聞百里始於少昊通禮義纂

鼓也少昊氏作節雖云無當於五聲禮曰鼓無當於五

豈可不擊而不考詩曰子有鍾鼓不擊不保至於王侯

路賁之制周禮曰王執路侯執賁軍將商周懸置之

驚建康之驚翁

爾其廣首纖腹之制

八面四足之奇

或形同麝臍

擊其小而導其大

應在東而懸在西

李陵俄知其氣衰

承乾聞玄素之

孫挹遭高爽之譏

則有製自

始於少昊

則有製自

則有製自

則有製自

則有製自

則有製自

則有製自

則有製自

則有製自

分唐叔以密須之鼓注云密須國名也禰衡解衣而不作後漢書曰曹

鼓乃召為鼓史因會賓客閱視音節諸吏過者皆令

而前吏呵之曰鼓史何不解服而輕進衡於是先解

操過顏色無敢以先操笑曰法服為伶倫之衣孤王公揚

桴而自如音世本曰武帝將軍少時舊有田舍之名語

皆有所能唯擊之於坐振袖而起揚桴奮擊音節諧

捷傍若無人舉伐彼淵淵淵詩曰伐淵淵秦茲簡簡

猗與那與置我烈祖或置在西房書曰大具叢或列

之下管書曰鼓下辨徒擊與播鼗爾雅曰徒擊鼓謂之

注美登聞兮敢諫提樂錄曰馬於朝則登聞鼓敢諫鼓

也復有思話騎棟沈約宋書曰蕭思話年十鼓楚王警

民而擊子曰楚厲王有警鼓與百姓戲而擊之民皆罷

居數月警而擊山中石鳴郭綠生述記曰逢山在廣

輒打鼓齊世將亂石人荒外雷震有石鼓馬蒙之以皮

如音穆滿黎丘之樂黎丘天子傳曰天子讀其靈鼓王喬

聲亦云摘以銅丸漢書曰建昭帝取置都亭無復有

銅丸以搗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

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節之金鑄今

樂錄曰鑄節鼓以掌金奏之鼓擊以金鑄通鼓

奴交音獨羅浮神鉦兩羅浮山記曰清越石樓下有

也始興聖木荊州記曰始興郡陽山縣有豫章木為鼓本

云頽頽成忽奔逸北至洛陽因名聖鼓城今在臨武序周官

列職著雷靈鑿晉之差之周禮曰古節聲樂以和軍旅

以正田後教為鼓而變其聲用雷鼓神以靈

鼓鼓社祀以路鼓鼓鬼享以鼗鼓鼗鼓謂之大鼗

奏爾雅著名有鼗應鼗麻之目爾雅曰大應鼓謂之大鼗

謂之麻小者謂之大應鼓謂之大鼗

事類賦卷之十一





